
朴東燮先生訪問紀錄¹

訪問：林厚成*、沈昱儀*

記錄：沈昱儀、林厚成、陳儀仁**、陳若儀**、高芳英*

時間：2017年9月10日，15：30-18：00

2017年9月11日，21：00-00：00

2018年2月28日，15：00-18：30

2018年3月3日，14：00-18：00

地點：花蓮靜思堂

韓國慈濟志工朴東燮出身貧苦，從小學會積極創造機會。就讀建國大學政治外交系時，短期參與學生運動，立志改變社會。1988年在台灣知名學者陳奇祿、札奇斯欽鼓勵下，來台學中文，後自政治大學民

* 慈濟基金會人文志業發展處組員

** 慈濟基金會人文真善美志工

1 慈濟基金會人文志業發展處於2017年6月10日至11月10日期間，舉辦「歷史與書寫」研習營，原則上每隔兩週的週六下午，邀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陳進金、陳鴻圖等多位教授講授「口述歷史」、「田野調查方法」、「歷史敘事」、「歷史文獻選讀」、「大眾史學」、「地方志書寫」、「歷史與社會集體記憶」等課程，培養職工、志工採訪編輯史料的能力。〈朴東燮先生訪問紀錄〉為陳進金教授「口述歷史」課程成果之一。同時，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許多寶貴意見，使本文修改時有具體可行的方向。

族研究所肄業。爲了與嚴淑齡結婚，考上韓國外交部，1994年奉派台灣。四年後，因故投入商場至今。2002年6月，朴東燮成立「台塑韓國(Formosa Korea)」²公司，代理進口台灣台塑集團生產的塑膠原料。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公司因匯差不堪虧損，朴東燮積欠大筆債務，險些輕生。

2010年10月，朴東燮與嚴淑齡誤打誤撞參加慈濟以實業家爲對象的「全球靜思生活營」，而後透過實踐助人昇華生命經驗。因應國情不同，韓國實業家朴東燮從教育志業走入佛門，將祥和社會的希望寄託在下一代，印證了當年青年朴東燮踏上「無錢旅行」的體會：「人間，有愛。」

在貧窮中長大

1963年，我出生那天是韓國的農曆7月17日，西曆是9月4日，不過我的身分證上寫的出生日期是1964年9月24日，差了一年。那個年代，大家都怕孩子生出來，還沒一歲就夭折了，大多等到一年過了，孩子還活著，再來登記戶口。而我的故鄉是在韓國西南部的全羅南道高興郡，郡相當於台灣的縣。我住大西面西湖里華山村，離縣政府很遠，非常鄉下的地方。很多人說那裡鳥不生蛋，但是我說那裡鳥蛋很多，因爲鳥很多啊！村莊前面是海，後面是山，也是一個半農半漁的地方。村子裡每家都會釀

2 「台塑韓國(포모사코리아(주), Formosa Korea)」是朴東燮在韓國成立的公司，主要代理進口台灣台塑集團生產的各式塑膠原料，但不隸屬於台塑集團。公司網址：<http://www.formosa.co.kr/>。



世居全羅南道高興郡大西面西湖里華山村，朴東燮的祖父朴鍾歌（左）與祖母申良順（右）以農傳家。出身貧苦農家，朴東燮在華山村的天然環境中長大。（朴東燮提供）

酒、自種菸草，每個人都很會喝酒，也幾乎都會抽菸。

還沒上國小之前，我常常跟著國小二、三年級的哥哥們到海邊游泳抓魚，或上山打獵抓小白兔現烤，一起配酒、抽菸。從佛教觀點來講，造業很多。還有個故事很難忘，大概六、七歲時，我和朋友去海邊玩，回家時經過一條田邊小路，最前面的哥哥突然數一、二、三，丟了一大塊土過來，一大群蜜蜂從土塊裡飛了出來。我只穿短褲，沒穿上衣，看到其他人跑開時，也已經來不及了。一群蜜蜂撲上來攻擊，我被螫了昏倒後，好像死了一樣。爸爸用草蓆把我捲一捲，放上人力車，推車走了十六公里，帶我到高興郡旁的寶城郡筏橋邑找醫生治療。

鄉下醫療資源不足，就連基礎建設也很落後，一直到我讀國



宋聖順抱著襁褓中的朴東變。(朴東變提供)



三歲的朴東變與妹妹朴明花。(朴東變提供)

小二年級，村子裡才有電力設備供電。即使生活環境困苦，爺爺朴鐘歌、爸爸朴根雨也是這樣子成長的。爺爺是很單純的農夫，學過漢文、懂點《周易》。村子裡誰生病了，常常有人請爺爺去讀經治病。冬天凌晨三、四點，爺爺先用冷水洗澡，保持身心清淨的狀態讀經，讀經後病人就好像好了。有沒有用並不重要，反正很多人感謝爺爺。爸爸高中畢業，原本在村子裡當農業協會的代表，因為沒什麼可發展的，一直想離開大西面創業。到了我讀國小三年級時，爸爸聽說日本鰻魚需求量大，決定賣掉一些田，帶全家搬到寶城郡筏橋邑，想要開一家鰻魚養殖場，外銷鰻魚到日本。剛開始很辛苦，鰻魚不容易養，一不小心沒注意水溫，早

上魚苗全都變白了，那翻白的就是死了，必須再買魚苗。因為買魚苗要給現金，爸爸不得不再賣田，最後把錢都花光了。

在筏橋買不起房子，爸爸用租的，兩、三年內從大間的換成小間的，換到堆放煤球的木板倉庫改建的房間，全家住在一家金星商店裡。有一天，爸爸、媽媽帶弟弟到漢城（今首爾）看外公、外婆，留下我和妹妹。家裡沒米，隔天我沒吃早餐，就去上學，中午也沒便當吃，跑去喝自來水充飢。印象很深刻，我很會跑步，每次都拿第一名，那天下午上體育課，肚子裡卻裝滿水，咕嚕咕嚕跑不動，真的很丟臉！下課回家，每次經過金星商店門口，房東老闆娘都坐在椅子上，有客人來，馬上起身招呼。那一天肚子真的餓了，一看老闆娘不在，店裡放很多吃的，正掙扎時，手上已經抓了一個麵包，順手拿起棒棒糖，一轉頭，老闆娘正瞪著我。老闆娘發現後很生氣，衝過來甩了好幾巴掌，把我打到流鼻血，大聲斥責：「你這個小賊！」如果那時候沒挨打，朴東燮的人生會怎麼改變呢？

過了幾天，我在房間裡準備演講比賽，練習時也不是故意講很大聲，老闆娘又衝進來打我一頓：「你這個小賊，被打了抗議是不是？」我真的很生氣，前幾天偷東西被打活該，今天練習演講，無辜被打到流鼻血！爸爸、媽媽不在，我只得忍氣吞聲：「你等著看，以後一定報仇！」又隔幾天，爸爸、媽媽從漢城回來，老闆娘一見人便破口大罵：「你怎麼教孩子的，你養的是小偷！」爸爸聽了很火大，抓起我來就摔向牆壁。我哭著罵爸爸：「我以後不會像你一樣讓孩子哭、餓得需要當小偷！」爸爸更生氣了。那是我一生當中，被打得最慘的時刻吧，也是不想過窮人的日子，從此有了渴望成功的理由：「爲了報仇，長大後非成功

不可！」最後在演講比賽中，我以「反共」為講題，拿下全校第一名，陸續得到寶城郡、全羅南道、全國比賽第一名，還得了總統獎。

每個家庭中，爸爸的暴力總是比較嚴重，常常喝酒、抽菸或玩女人。小偷的事情過了一年多，有一次爸爸好幾天沒有回家，媽媽帶我去市場裡的酒店找爸爸。我傻傻地跟去，看到爸爸和朋友、幾個女人玩在一起。媽媽當場叫爸爸出來，爸爸卻覺得掛不住面子，這個女人怎麼帶兒子過來酒店，簡直丟男人的臉，動手打了媽媽。那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打擊，那時候想，以後絕對不打老婆、不讓孩子肚子餓。爸爸還不到七十歲往生，現在我也當爸爸很多年了，可以理解爸爸的用心啊！假如我是爸爸，打的不是孩子，可能打自己吧！

在童年的困苦生活中，我夢想長大後當法官，把那些對不起我的壞人全部抓起來。每次學校老師募捐幫助窮人，不曉得為什麼要交那麼多錢？我總想著：「沒有比我更窮的人了，同學吃飽了，我沒飯吃，為什麼還要出錢？」老師從不考慮同學的個別家庭情況，沒交錢的人就要舉高雙手被處罰。我寧願被老師打，也沒有錢捐。我不太相信學校，募款從沒幫到窮人，沒給需要的人，每個老師卻分到用捐款買的東西。眼裡看到的都是這些事，所以我以為他們全是壞蛋，想要在長大後找出社會正義。

1977年，我升上國中一年級後，爸爸養殖鰻魚終於成功了。第一個貨櫃出口到日本，爸爸第一次收到美金，就沒有第二次了。當時韓國政府需要美金，民間水產業所有賺錢的國際貿易項目通通收歸國有。位於全羅南道順天郡（今順天市）水產部專

管鰻魚養殖，會長是總統朴正熙³的女兒朴瑾惠。韓國政府徵收鰻魚養殖技術，開的條件就是讓爸爸進入水產部當公務員，一大堆負債也由國家償還。但公務員薪水有限，爸爸沒辦法改善生活，租一個小房間，和媽媽、我們三兄妹住。廚房很小，外面有一個鄰居共用的小院子。家裡沒錢買米，我從學校回來，每次都用手抓麥飯吃，加鹽巴、芝麻，消化很快，吃了很容易餓。中午便當也是混合鹽巴跟芝麻的麥飯，很多同學帶的菜色比較好，我就夾同學的飯菜來吃。

我從小有抽菸、喝酒的壞習慣，在鄉下是很自然的事，沒有人說不能抽菸、喝酒的，但是一到城市，老師、同學卻帶著異樣眼光：「不要抽太多菸、喝太多酒，個子長不高哦！」我們只是抽菸、喝酒，老師卻說我們是壞學生，並不公平。抽菸、喝酒的同學聚在一起，好像變成大人，把其他同學當小孩子，也覺得很驕傲。晚上同學一起喝酒，都在我家對面的餐廳聚會。那家餐廳是一個寡婦帶著女兒開的。初中二年級時，我跟著爸媽搬到順天，和老闆娘一家變成鄰居。朋友之間，一直講老闆娘的女兒將來是我的女朋友，都說好不去追求。

3 朴正熙(1917-1979)出身貧苦佃農家庭，1944年以全校第三名成績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從軍，一路升任至少將，1963年當選韓國第5屆總統，開啓長達十六年的專制統治時期，1979年10月26日為情報局長金載圭刺殺身亡。其生平可參考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B4%E6%AD%A3%E7%86%99>，檢索日期：2018年5月10日。其女朴瑾惠(1952-)於2013年當選韓國第18屆總統，2016年因醜聞被彈劾下台，2017年因涉收賄遭到收押。相關介紹可參考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B4%E6%A7%BF%E6%83%A0>，檢索日期：2018年5月10日。



朴東燮(右一)家境貧苦，愛交朋友，高中時期雖然不停搬家，同學仍然經常到家裡找他。(朴東燮提供)

1979年，在順天升上高中後，有一天和同學在那家餐廳喝酒，遇到外校學生，雙方爲了那個女孩子打起來，全部被警察抓走、送到學校，很不幸地我被退學了。因爲被當作不良少年，我無法在普通高中上學，轉學到一間被稱爲「蒼蠅屎」的二流學校A高中。在那間學校，學生越壞越受歡迎。尤其玩樂團，可以抽菸、喝酒，我覺得沒有比這更好的事了。在學長邀請下，我成爲樂團的喇叭手。平常大家念書，有活動的話不用上課，可以出來練團。但我還是不適應學校生活，有次跟同學衝突、打架，拿起椅子來就往對方頭上砸，因此被校方停學十四天。

後來爸爸隻身調到仁川港，負責水產部的業務，我們全家也就近搬到漢城，臨時寄住外婆家，但和舅舅、親戚處得不是很好。爸爸借一筆錢，在漢城買一間十三坪的公寓樓。那幾年中，

韓國經歷朴正熙總統遇刺身亡、全斗煥⁴執政，政局非常嚴重。有人指控爸爸用不當的方式當上公務員，爸爸莫名其妙地被革職了。但他不是不正當啊！是政府不當交換的。我認爲這不合理，寫信給代理總理朴忠勳⁵，親自帶到總理公館交給秘書陳情，澄清爸爸是無辜的。過一段時間，政府回函表示，這是爲了國家發展，犧牲個人。而爸爸有些朋友透過法律或登報抗議，被全斗煥的軍人抓走，根本回不來了。

反正爸爸被革職就認了。後來才知道，爸爸在順天工作時，和不懂鰻魚養殖的上司吵架，失手打到上司的頭，留下一個紀錄，這才是被革職的真正原因。爸爸失業後，爲了證明爲國家服務不是貪錢，竟然把資遣費放到桶子裡燒掉了。我們生活馬上有問題，怎麼辦？我的人生從頭開始，每天凌晨四點，我穿著制服鋪好地布、擺上各種手套，和媽媽在工地或飯店外賣手套，幫忙賺錢付貸款，賣到早上七點多，再去上學。那是江南開始建設，漢江周圍有很多公寓樓正在蓋的時候。媽媽整天兜售手套，爸爸卻是哪兒都不去，窩在家裡抽菸。

當時我還在江北的B高中讀書，爲了省下車錢，每天從江南跑到學校，大概十幾公里的路程，差不多要花一個半小時，心裡很悶，跑過蠶寶大橋過漢江時，最喜歡大喊：「天啊！上帝

4 全斗煥(1931-)出身韓國陸軍，1980至1988年間，任韓國第十一、十二任總統。引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6%96%97%E7%85%A5>，檢索日期：2018年5月10日。

5 1980年5月，韓國爆發光州事件，在軍隊鎮壓下，民眾抗議愈演愈烈，國務總理申鉉碯(1920-2007)辭職，朴忠勳(1919-2001)代理其職務。引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B4%E5%BF%A0%E5%8B%B3>，檢索日期：2018年5月10日。

啊！」喊很大聲，聲音都啞了。每天上學遲到，到校門口，第一件事就先道歉：「對不起，我來了。」教官也很有默契：「你知道哦！」我放下書包，語氣無奈：「知道！」教官罰鴨子走路，我天天繞運動場好幾圈，把身體鍛鍊得很強壯，那樣悠哉悠哉過日子。

勇闖金總裁家

高中時覺得法官權力太小，我改變志向想當總統，刻在教室的桌子上：「未來大韓民國總統朴東燮。」當時學校有個英文老師右手畸形，比左手大一倍，同學私底下取了個「掌風」的別號。有一天上英文課，老師念一句英文，我們跟著念，念到一半忽然停了。教室裡氣氛有點奇怪，我抬頭一看，老師就站在旁邊：「朴東燮起來，你想當韓國的總統？」老師把書放在桌上，一把抓起我的衣領：「你當總統的話，韓國就滅亡了。總統不珍惜公物，韓國沒有希望！」老師手太大，一巴掌打到我的左臉頰，痛到右臉頰，我就流鼻血了。

那是很挫折的經驗，但我從不放棄。老師特別招待我掃廁所一個禮拜，有一天老師看完報紙丟著，我讀到總統選舉的報導，其中一位候選人是新韓民主黨領袖金泳三⁶，記者把他出身政治世

6 1948年，韓國首次民選總統後，軍人長期干政。金泳三(1929-2015)活躍於韓國政壇，先後加入民主黨、新民黨與新韓民主黨等政黨呼籲改革，1992年當選總統，次年2月就任韓國第十四任總統，成為首位文人總統。1997年，次子金賢哲由於收受韓國斗陽集團等企業高達六十六億

家的經歷、故事寫得很清楚，並登出一張爬山的照片。金泳三念國中二年級時，也寫下志向，貼在牆壁上：「未來大韓民國總統金泳三。」我的目標也一樣，就想認識金泳三，但沒有背景，怎麼找他？過幾天回到家，我拿出 yellow page 電話簿，找到很多金泳三的電話。競選總統的人可能有兩支以上的電話，我選好幾個號碼，一個個打，打到第三、四通，一位張秘書接了。

那天禮拜天，電話中我表明想拜訪金泳三總裁。張秘書不太友善地質問：「你是誰？」我直率地回答：「我是 B 高中的學生。我想看看到底什麼樣的人可以當韓國總統！」秘書又問：「剛剛你說你是誰？」我重複一次：「B 高中的學生！」秘書沒耐性了：「那你好好念書啦！」講完就掛斷了。我很不能接受，再打電話去：「你是未來韓國總統的秘書，我是大韓民國的人民。能不能見到金泳三是另一回事，你怎麼可以隨便掛掉電話？我要過去找你們，見不見你家的事！」說完掛掉。

我從電話簿查到住址，坐車去金泳三家。他家牆壁很高，看不到裡面，門口沒有門鈴，後來才知道藏在信箱裡，第一次來的人怎麼曉得啊？我不停地踢大門，一個男人聞聲過來開門：「是誰！來了。」我穿著高中校服，站在金泳三家門口。那男的問：「你是誰？」我說剛剛有打電話過來。那男的好像恍然大悟，抓著我的手，走入金泳三家的客廳。他可能把我打電話過來的事講了一遍了吧，很多人坐著，注意到有個高中生來了。那男的問我見金泳三做什麼？我回答：「我要看看未來的總統啊！」他聽完

韓元的活動費被起訴，判處有期徒刑兩年。此事使金泳三聲望跌落谷底。引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6%B3%B3%E4%B8%89>，檢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0 日。

後笑個不停，看一眼就不理我了。

過沒多久，金泳三下樓要去教會，該見面的重要人士都見過了，不重要的人只握個手。大家一個個排隊，我是最後一個。一見到我，金泳三第一句話就問秘書：「是這個傢伙嗎？」大概秘書講過我打電話的事了，金泳三也感到很不可思議：「你爲什麼來看我？」我說：「你跟我一樣要當韓國總統！我想看看什麼樣



高中生朴東燮（右）立志當大韓民國的總統，在報紙上讀到在野黨領袖金泳三（左）的報導，翻查電話簿，找到金泳三家，因而結識。（朴東燮提供）

的人可以當總統。」他笑著說：「很有勇氣啊！對不起，今天我沒時間，你下次再來。」我說：「下次是下禮拜嗎？」他說好。我記得很清楚，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

下禮拜天到金泳三家，大家都懷疑我幹嘛還來？不是金泳三親口說的嗎？秘書報告後，金泳三叫我進去：「我實在是很忙，但我看中你的勇氣。等一下，賢哲……」金泳三叫二兒子金賢哲過來，那年他讀高麗大學哲學系二年級。「這個孩子特別，你要好好地跟他在一起。」金泳三轉過頭來：「下次有時間再來。」這樣一來，金賢哲就變成是哥哥了。

民主運動見聞

1979年，朴正熙總統遇刺，全斗煥趁勢掌控傀儡政府。隔年光州事件⁷後，韓國陷入軍人執政的局面，全斗煥取得政權，取消本來要舉行的總統選舉，韓國人從此走向民主化運動。金泳三人手忙不過來，每個禮拜我都去幫忙泡咖啡、招待客人。過了不久，全斗煥把金大中、金泳三等人軟禁在家裡。金泳三想把一些消息傳出去，誰來做？就是我這個高中生。

有一天，我穿著軍訓制服去找金泳三，門口的軍人、警察不放行，吵了起來。金泳三出來跑步，罵那些人：「他是我的兒子，連兒子都不能進來！」於是我就以金泳三的兒子的身分進出，任務是把秘密信件轉交給外面的民主化運動人士。金泳三想要改革民主化，沒有超越全斗煥、盧泰愚⁸的政治勢力，不可能

7 五一八光州事件又稱光州事件、光州事變或五一八光州民主化運動，被視為韓國民主化運動的重要里程碑。軍人出身的朴正熙於1979年遇刺後，崔圭夏代理韓國總統，依法實施戒嚴令，禁止一切政治活動，引發光州、全羅南道等地平民、學生示威。1980年5月，取得軍權的全斗煥中將擴大戒嚴，5月17日軟禁金大中、金泳三等民主人士。5月18日，軍隊於全南大學、朝鮮大學校門口武力鎮壓一千五百名學生，造成死傷無數，並封鎖消息，數日內引起二十多萬人抗爭。參閱王永一著，《圖解韓國史》（台北：五南出版社，2015年7月）。另外，韓國國內也有以光州事件為創作主題的電影、小說，如2017年重拍、男星宋康昊主演的《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近著則有光州出身的女作家韓江寫的小說《少年來了》，見韓江著、尹嘉玄譯，《少年來了》（台北：漫遊者文化，2018年1月）。

8 盧泰愚（1932-）出身陸軍，1988至1993年間，任韓國第十三任總統。引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A7%E6%B3%B0%E6%84%9A>，檢索日期：2018年5月11日。

組成文人政府。金泳三決定選擇與敵人共處，執政才有機會，選上總統後，第一件事就是把全斗煥、盧泰愚抓起來，罪名是濫殺人民、貪汙罪。

事實上，韓國民眾也期盼一個民主化社會的來臨。1980年5月16日，各校大學生在漢城的火車站集合，也有高中生走上街頭，反對全斗煥的軍人政府。人潮從火車站出發，慢慢走向青瓦台，經過市政府廣場，遇到軍人停放坦克車包圍、阻擋隊伍前進，緊張對峙。抗議人士慢慢向前靠近，軍警看看苗頭不對，開始發射催淚彈、抓人，我也被抓進了警察局。抗議人士被抓，隔天就不能到光州支持反對力量。我只是一個高中生，很快就被放了出來。5月18日發生光州事件，有些韓國人以爲那是北朝鮮間諜炒作、策畫的暴動。實際上，我沒有參與光州事件。假如當時死掉的話，我之後也不會皈依證嚴上人。第一次相見，上人說等很久了，就是因爲我曾經差一點沒命。

1981年，我讀高三時，日韓關係不好，日本政府主張，韓國「獨島」是日本的領土「竹島」。⁹ 每次韓國政府對此抗議，人民也在漢城的運動場集會：「獨島是韓國的！獨島是韓國的！」我很懷疑示威活動有什麼意義，向日本人宣示獨島的主權，不應該講韓文啊！日本NHK電視台報導有什麼用？日本人只是以爲韓國人又示威遊行而已。韓國人應該講「馬鹿野郎」表達抗議，引起日本人注意。但韓國怎麼可能有那麼多人懂日文呢？因此我開

9 獨島位於南韓東海海域，由兩個島嶼與岩礁群組成，南韓政府劃歸慶尚北道鬱陵郡，有實際控制權。日本政府稱該島爲竹島（たけしま），主張位於日本海北方，對其擁有主權，劃歸島根縣。日、韓的領土爭議主要肇因於爭奪附近海域的漁業權。

始學日文，考上建國大學後，在學校可以跟日本同學溝通了。

那時候我想，家裡經濟困難，念書到底有什麼用？加上我整天跟在野黨的人活動，根本沒有時間念書，但又想到，考上大學累積知識，未來有能力才能夠當總統。花了幾個月準備入學考試，考完後到金泳三家，一面跟金賢哲哥哥一起對答案，一面擔心學費，結果哥哥說：「不用擔心，學費我來付。」1982年我考上建國大學法律系，第一個學期的學費是賢哲哥幫忙的。

在建國大學，天天有人抗議，法律系學生更是關心社會。我在高中時代就有跟政治人物往來，比起其他一年級學生，對政治更敏銳，參與法律系學生會，不是在隊伍前面丟石頭，而是在後面規劃抗議活動。不久，我進入全國大學生聯合會，擔任青年部長，負責策畫示威活動、估算汽油彈的量，還有跟警察溝通。從這一段經歷中，我認為學生運動大部分都不是偶然的，百分之九十九經過規劃，只有百分之一的突發狀況改變歷史。

旅行人間有愛

除了接觸學生運動，沒錢繳學費，唯有多累積社會經驗，因此我在暑假進行「無錢旅行」，和兩個同學從學校徒步走到高興郡。旅伴金南坤是同校韓國語文學系的學生，患有腦性麻痺，講話抖不停。從高中時代起，金南坤靠我保護不被欺負，大一那年暑假，也說要參加旅行。但我告訴金南坤，他行動不大方便，不確定多少天才能走到？另一個旅伴金忠燮，現在是京畿道金浦市政府的公務員。

在學校和其他同學、學長聊天時，他們很懷疑這想法能不能成功，時代變了，誰要免費供吃供住呢？但我相信韓國人有人情味！果然，在旅程中，證明時代再怎麼改變，人間照樣充滿了愛。出發前，我們請三年級學長金鄭哲幫忙在建國大學校門口、附近照相館拍照。離開校園，我們用十六天徒步到高興郡，沒有餓過一餐，天天吃得飽、睡得好，證明了世界上真的有愛！第一次無錢旅行後，學費仍沒著落，我又休學獨自旅行，從西南部的高興郡走到東南部的慶尙北道。



1982年，朴東燮（右一）考上建國大學法律學系，念了一學期後，繳不出學費休學，與同學金南坤（左一）、金忠燮（左二）踏上無錢旅行前，在校門口拍照留念。（朴東燮提供）

其實，無錢旅行途中，每次要吃飯時，我都要鼓起勇氣問人。想要吃頓飯，就要開口問！差不多下午四、五點，趁還有太陽時找人問問，有可能找到適合的住宿，說不定還有晚飯、早餐。每次叫金南坤、金忠燮試著找人問問，肯定沒得吃飯。他們很害羞，不太會講話，突然敲門問人家給一頓飯，又不是乞丐，講不出來。那需要練習啊！我曾經偷東西被人打過，練習過，怕什麼！這證明只有說出來，對方才能懂我的意思。到目前為止，我有需要，一定開口表達，不然相信鬼也不知道！

旅途中，我們在雞龍山曹溪宗的寺廟甲寺休息，那裡觀光客很多。有位阿嬤原本住在寺裡修行，年紀大了，搬到附近村莊住。中午我們到處找飯吃，下溪谷時巧遇這位阿嬤在撿空寶特瓶，隨口問問哪裡吃得到飯？阿嬤說去餐廳，但我們沒有錢。阿嬤願意給吃的東西，只是世界上沒有白吃的午餐，希望我們一起撿寶特瓶。撿了一個小時，阿嬤沒力氣了，還好有我們三個人幫忙把寶特瓶揸下山。

下山時有一群年輕人在露營吃飯，阿嬤去聊沒幾句，就拿了一堆水果和飯過來：「這是你們努力的代價。」旅途上爲了吃一頓飯，真的很辛苦。幾個人邊走邊聊，我告訴阿嬤，甲寺環境清靜，想在附近找個地方念書。阿嬤帶我去看她在山上住過的小屋，大門破爛，有四間房間，廚房有炕，可燒柴煮飯取暖，但院子裡雜草高過一個人，完全像是鬼住的地方！反正可以免費住，就是好地方啊！

離開甲寺，到了裡里市，大概晚上九點多，我們走到一個巴士站，附近有一家賣炸醬麵的中華料理店，快要打烊了。三個人還沒吃飯，受不了香味誘人，不停往店裡頭瞧。老闆娘看到，走

幾個耳光：「醒過來！醒過來！」我被打不是很痛，頭昏腦脹時只想要吃完炸醬麵，但是眼睛張開後，卻再也沒有炸醬麵了！

回到甲寺後不久，金忠變來了，我跟他討論在炸醬麵店學中文的事，他說：「幹嘛去裡里學語文啊？你應該到郡山學英文比較划算。」裡里旁邊是郡山市，美軍基地就在那裡。有道理啊！於是我跟金忠變到郡山，找到美軍基地外的教會學英文。那地方平常開放美軍士官兵打打撞球，週末兼作教堂，牧師剛好需要人幫忙打掃，供吃沒有問題。我們幫忙打掃環境，換來免費

學英文。透過牧師，我們便宜租了一間二樓加蓋的房間，在郡山待了兩個月。金忠變覺得自修的生活也不錯，居然也辦了休學，兩、三個月後過來同住。反正房間很多，兩個窮人家的孩子也好互相照應。

過沒多久，金南坤也休學過來甲寺同住。金南坤很喜歡運動，我們拿了刀子到後山開路，找一條健行路線。我在前面砍



朴東變（中）與金南坤（左）、金忠變（右）於韓國觀光勝地雞龍山甲寺旅行時，在附近找到一間可以借住的山中小屋。（朴東變提供）

樹，突然間有一群蜜蜂飛過來攻擊，我轉身大喊：「跑啊！」急忙中我拉了金南坤邊跑邊揮手，衝回屋裡關門，一大群蜜蜂黑抹抹地追來飛撲打上門紙。仔細一看，我的臉、頭、身體多處腫起來了。金南坤躺著不動，也不講話，不知道怎麼了。兩人被蜜蜂螫咬後，我先去甲寺附近的一家茶坊借錢，回來跟金南坤商量：「沒有錢就麻煩了，誰都不用看醫生。我比較嚴重，先去漢城接受治療，拿藥回來。」我到漢城就醫，很擔心金南坤死掉，回到甲寺，傷口還是腫腫的，但金南坤已經沒事了，一個人到後山運動。從小到大，我遇過兩次蜜蜂攻擊，到今天還是活得很健康。

服役志向再變

升上大二，我決定休學當兵，在第二十五師團當法務兵。一個師團一萬五千個人，只有一個法務兵的名額，三年選一次，很多有力人士的孩子搶破頭。那年有四、五個新兵，大多是國會議員的兒子，我是那個唯一沒有背景的窮小子。師團團長是兩顆星的將軍，不管選誰，都會得罪那些政治人物，日子不好過，乾脆選一個沒有家世背景的法律系學生。我被選上了，大家還以為我是總統的某某人。

在韓國的軍隊裡，法務部、檢察院、軍事法院是一起的，調查、起訴、裁判一條龍。那個時代，打字是女孩子的工作，法務兵卻要打字記錄審判過程。我從沒有用過打字機，到了法務部，長官在桌上擺一張紙，讓我敲手指頭練習，不到一個禮拜，真正可以打字了。從九級練起，差不多花了兩個多月，我的打字速度



因學費無繼，朴東燮（中）在建國大學升上二年級後休學，入伍服役當法務兵。（朴東燮提供）

進步到一級，順利把檢察官或法官的調查審判通通記錄下來。

當兵改變了我的人生方向，以前立志當法官，剛好有這個命到軍隊中的法務部當兵。接觸法務後，想法改變了，我覺得還是搞政治比較能夠改變世界，但也慢慢地面對現實，當總統不是那麼容易的，不如先當政治人物。爲什麼這麼想？在軍隊中，軍人犯罪，被判一年、二年，有些人透過將軍施壓獲釋，法官判刑也沒用！軍事法院不是裁判了嗎？將軍有沒有法律的概念？沒有！將軍下令放出來，就是無罪！法官、檢察官一點辦法也沒有。以後就算當上法官，要怎麼維護正義！

碰巧當時，另一個師團有一位法務兵是漢城國立大學（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今首爾大學）法律系畢業的，聰明又有背景，退伍前考上法官。對國防部來講，這是一個很好的宣傳點，於是下令讓每個師團的法務兵念書考法官。長官讓我背刑事法、

民事法，一天看一百頁、二百頁，隔天早上考試，考不好就處罰。我在學校學法律沒學什麼，都是當兵三年學到的理論、實務。快退伍時，同袍還特別開吉普車，幫我把書運回漢城，轉達了長官的期許：「朴東燮花了三年的時間念書，明年考試，考上法官沒有問題。」所以爸爸、媽媽總認為：「人家說當兵浪費三年的時間，但兒子是去念書呢！」父母的期待早就衝上天空了。

當兵時，我也有過差點死掉的經驗，還好只是左小腿被雞爪釘貫穿，留下兩個洞的傷疤。軍營怕坦克車進來，門口衛哨都會在大門前布設雞爪釘鐵鍊，有車通過安全檢查，就要趕快跑過去拉開。每次站哨，兩人一組，兩小時整點換班一次，晚上十點到隔天早上六點是夜哨。有一次，我和同袍輪值凌晨兩點到四點，身上背掛 M16 步槍，還好沒把鋼盔扣好，那天晚上沒有站穩，跌倒趴下時，鋼盔剛好掀過來卡在頭部擋住，差一點死掉，只被一支雞爪釘刺穿軍靴，斜斜刺進左小腿。我按下警鈴通話求救，長官緊急集合全營士官兵，派人送我到軍醫院就醫。

在醫院躺了兩個月，有一天剛好下雨，我從病房往窗外看，第一次想到，萬一真的走了，連向爸爸、媽媽說再見的機會都沒有，人生中重要的到底是什麼？如果離開人世前，只能跟一個人說再見，我要跟誰講？我把認識的人的名字，一個一個寫下來，能夠寫多少個人？我以為很多，但數得出來的沒幾個，一百多個名字而已，一個個劃掉，只剩下媽媽。最後一瞬間，我會想起媽媽，可能別人也一樣吧。當兵前結交多麼多的政治人物、學生運動的幹部，每一個人似乎都很重要，但如果我死掉，這些人對我的生命也沒什麼影響。當時感覺，這是不是佛教或其他宗教的理念？

找到人生伴侶

沒當兵前是菜鳥大學生，當完兵就是大人、男人的狀態了。退伍後，爸爸、媽媽以為我要考法官，看我根本沒在準備考試，覺得有點怪怪的。辦好復學，升上大三，我偷偷地轉到政治外交系，加入中國語言學會交朋友，愛上一個中文系四年級的女孩子，想要趕快結婚。有次中國語言學會辦活動，女朋友找我搭檔主持。為了結婚，這是個介紹父母的好機會，我特地請爸爸、媽媽出席。到了會場，媽媽看到我跟那女孩子主持活動，恍然大悟：「難怪，你這個傢伙！」我介紹女朋友給爸媽認識，爸爸傻笑後看了一眼，媽媽則板著一張「鬼臉」，開口就說：「我死之前，不會承認！」

媽媽非常反對這門婚事，我也很反抗，母子關係降到冰點。雖然如此，媽媽還是偷偷跑去看八字。算命師斷言，我跟女朋友結婚的話，可能會死。我問清楚去哪裡找算命師，想一想後說：「媽咪，明天再問，又不一樣了。」二、三天內，我趕快約女朋友，找到算命師送紅包：「我們要結婚了，下次我們和媽媽來，請說八字還好，可不可以？」算命師答應了。過了幾天，媽媽帶我和女朋友再去問算命師，居然還是說八字不合，更證明了我和女朋友結婚得不到幸福。為了改變媽媽的想法，我甚至請朋友到家裡求情，媽媽也是二話不說，拿水出來潑人趕走。

復學後還發生了另一件重要的事。1988年9月13至19日，建國大學主辦「第三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會議」¹⁰等活動，台灣的

10 張璉，〈第三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記略〉，《漢學研究通訊》7卷

陳奇祿¹¹、札奇斯欽¹²老師與會，中文翻譯的學生聽不懂兩位老師的口音腔調，無法溝通。兩位老師會講日文，於是請學校找日文翻譯，選上我和另一個日本留學生。陳奇祿、札奇斯欽老師的學術報告由日本學生負責口譯，他們和太太在漢城待兩個禮拜，這段時間則由我接待。會議結束後，陳奇祿老師寫了兩幅書法，一幅送給建國大學理事長，另一幅題寫孟浩然〈春曉〉送我。而札奇斯欽老師很欣賞我，收為乾兒子，並邀請我到台灣留學。過沒多久，我收到陳奇祿老師寄來的邀請函，陳奇祿老師提到札奇斯欽老師希望我到台灣念書，托他幫忙處理機票、住宿費和學費。不僅如此，1993年我結婚時，札奇斯欽老師全家專程還飛到韓國觀禮，兩家保持聯繫，直到現在。

收到飛往台灣的機票，我並沒有告訴媽媽。那一陣子爲了感情的事和媽媽吵架，天天喝酒，得了急性肝炎，住院兩個月。女朋友很擔心，到醫院探望，被媽媽擋在門外。住院時想，大學畢

4期，1988年12月1日，頁249-251。

- 11 陳奇祿(1923-2014)爲台灣知名人類學家，長年研究台灣原住民、台灣民俗，歷任台灣大學人類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1976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1981至1988年出任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其生平可參考陳怡真編，《澄懷觀道：陳奇祿先生訪談錄》(台北：國史館，2004年3月)。
- 12 札奇斯欽(1915-2009)出身蒙古卓索圖盟喀喇沁右旗(今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漢名于寶衡，師從著名元史學者姚從吾(1894-1970)，研究遼、金、元史，歷任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政治大學邊政學系主任及研究所所長、文化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美國楊百翰大學亞洲研究系教授、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研究教授、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研究教授、德國波昂大學中亞學院研究教授。其人其事可參閱札奇斯欽著，《一個蒙古老人的回憶：札奇斯欽口述歷史》(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5年12月)。

業後的人生會是怎麼樣呢？人生中的重要時刻，我想帶女朋友私奔，有了方向，偷偷摸摸地走也不行，就跟媽媽說：「上次當翻譯，那些老師邀請我去台灣念書，不用錢。」媽媽同意了。但我和女朋友必須分別各自出國，以免私奔的事情曝光。到了台北，陳奇祿老師已經幫我安排好台大國際青年活動中心的留學生宿舍，所以我另外在青年公園附近租房子，等韓國的女朋友過來台灣同住。

沒想到接機時，女朋友竟然帶著一個三十多歲的家教學生，那個護士爲了學中文辭掉工作，來台灣念文化大學美術系。這種情況下，我也只能乖乖交出租屋。在台灣待六個多月，我和女朋友由於不是正式學生，必須回到韓國，重新申請入台簽證。我才了解，外國學生不會講中文，無法插班入學。反正我打算大三休學，先在台灣學中文，回到韓國讀完大學，再來台灣念研究所。後來女朋友的爸爸、媽媽從一些朋友那裡聽到我們都在台灣，氣得不得了。但是我們都以爲父母毫不知情。女朋友一回到韓國，護照就被她爸爸沒收，沒辦法再來台灣。

那幾個月住國際青年活動中心，交了不少朋友，東吳大學日文系嚴淑



朴東燮留學台灣學中文，在臺大國際青年活動中心與嚴淑齡相識相戀，出遊時留影。（朴東燮提供）

齡是其中一個。嚴淑齡個子矮矮胖胖的，讓人看了很不順眼，私底下我給她取了「小白兔」、「大蘿蔔腿」的綽號。有一天晚上，嚴淑齡來找隔壁淡江同學問旁聽的事，那天碰巧也是政大國貿系碩士班的室友白允宜的生日，幾個男生早就約好吃蛋糕慶生。我中文不好，很辛苦地到隔壁叫了三、四次，嚴淑齡還是賴著不走，就把人硬拉了過來。當大家在蛋糕上點蠟燭、開香檳慶生，我順手點菸來抽，忽然間嚴淑齡臉色很奇怪，白允宜和淡江的同學看起來也很不好意思，氣氛相當尷尬。

我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白允宜說：「在台灣，朋友聚會時抽菸，要先打聲招呼。」我不明白，韓國男人抽菸，還要先問過女人嗎？這是美國人的習慣。何況在自己房間，當然可以堂堂正正地抽菸。我已經點菸了，只好問嚴淑齡：「可以抽菸吧？」嚴淑齡沒有說好，只是笑一笑。對嚴淑齡印象很不好，怎麼這麼不禮貌，一副「鬼臉」看著男人抽菸。

1989年9月27日，嚴淑齡和妹妹去韓國玩，我拜託她們幫忙帶信給女朋友。嚴淑齡回來台灣，我媽媽又托她帶一堆人蔘。爲了謝謝嚴淑齡姊妹，約好10月9日晚上，煮人蔘雞請客。那天下午，我在總統府附近的台灣銀行領錢，出來時遇到一個年輕人索討一百塊車費。我才剛拿出皮夾，那人就一把搶走，跑向中山南路。我不會講中文，無法求救，一路大喊喔喔喔追著那人！

當時台大醫院剛蓋新大樓，我追到工地，忽然間有兩個人跳出來，把我抓進圍籬痛打一頓。渾身是傷，衣服髒掉了，眼鏡也破了，我突然覺得幹嘛來台灣受苦？媽媽辛辛苦苦賣手套，賺錢供我讀書，生活費都沒了怎麼辦？煮人蔘雞，買材料也要錢啊！我躺在地上，越想越難過：「從沒遇過這種事，竟然在台灣

碰到，這是什麼命運啊？」我哭一哭睡著了，醒來時天空黑抹抹的，慢慢地站了起來，撐著往辛亥路走，怕人家看到我全身髒兮兮的狼狽模樣，經過中正紀念堂時，順路到魚池撈水清洗一下。

回到國際青年活動中心，先去找嚴淑齡。她看到我一身是傷，嚇了一跳，趕緊報警。警察過來做筆錄，一問三不知。住隔壁房的韓國同學、哥兒們也聽說這事，只是過來拍拍肩：「哎呀，倒楣啦！算了！算了！活著回來就好了。來！來！來！喝酒！喝酒！」酒後很不舒服，我躺下休息，凌晨時肚子脹大，痛得受不了。白允宜趕緊叫 119，送我到仁愛醫院掛急診。醫生檢查我的傷勢，叮嚀我要篩檢尿液、糞便，但到中午時我還不能解手，也很擔心醫藥費沒有著落。還好，白允宜課餘在中華徵信所打工，有一份收入，不但整晚照顧我，後來還幫忙付清醫藥費、拿月薪六千元支應生活費。

巧合的是，10月10日中午，嚴淑齡跟妹妹、兩個弟弟在仁愛醫院附近吃飯，聊到我受傷被送進醫院的事，她妹妹提議到隔壁花店買花探病，我好感動：「韓國同學酒醉了，沒有人來看我，居然是台灣人來！」我以爲是嚴淑齡送的紅玫瑰，多年後才知道那是她妹妹買的。因爲對嚴淑齡和朋友們很不好意思，惦記著要煮人蔘雞，下午傷處比較不痛了，我趕快辦好出院，回宿舍找嚴淑齡。結果那天晚上，嚴淑齡和弟弟、妹妹約好了看雙十節煙火。我們和她弟弟、妹妹約在水源市場會合，等很久都沒看到人，就先搭車到中正紀念堂，再走到大稻埕，人多怕走失，過馬路時很自然地手牽手。看完煙火搭不到公車，我們走回台大，坐在辛亥路人行道上的長凳上聊天，聊到早上才去對面永和豆漿吃早餐，彼此之間很談得來，但並沒有愛情可言。

那時候還沒跟女朋友分手，回到韓國後，聽說她要結婚了，心理上更無任何留戀，決心在台灣師範大學語言中心好好學中文，以後絕不再跟韓國女孩子在一起！爲了徹底和韓國女朋友分手，我打電話向嚴淑齡示愛：「我要回台灣跟你結婚！你等我！」12月24日在台灣，我當面向嚴淑齡提出交往、結婚的想法。但那很荒唐，只是單方面很篤定地找結婚對象，嚴淑齡並不理會。趁這機會，我也向媽媽提出條件：「這次我要去台灣念書，台灣有個女孩子將來適合當太太。」第一，表達不滿，因爲媽媽反對，我不得不跟韓國女朋友分開。第二，媽媽跟外國人講不通，怎麼反對？聽到我在台灣有位未來的結婚對象，媽媽閉眼沉默了很久，終於同意我追求嚴淑齡。

1991年，我剛從韓國建國大學畢業，到台灣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念書，那是札奇斯欽老師創立的研究所；而嚴淑齡也剛從東吳大學日文研究所畢業，留校當講師。那一年，在台大國際青



1991年，嚴淑齡自東吳大學日文研究所畢業，與男朋友朴東燮合影。(朴東燮提供)

年活動中心的交誼廳裡，雙方父母談我和嚴淑齡的婚事。嚴媽媽很擔心，毫不客氣地說：「你沒在工作，沒錢沒車沒房，怎麼結婚？」在我爸爸、媽媽面前，嚴媽媽這樣講，我聽了很不高興：「怎麼沒有車？我有車啊！」嚴媽媽說：「你哪裡有車？」我說：「我有摩托車啊！」嚴媽媽聽到這話，竟然大哭起來。我趕緊安慰嚴媽媽：「雖然我沒有奔馳車（Mercedes-Benz，賓士車），但是我有摩托車，天天接淑齡上下班，這一點不會改變。以後賺錢買車，第一個一定告訴你。」而嚴爸爸只有一個條件：「你們結婚，你每個月要有固定的薪水養家。」每個人談戀愛有不同的因緣，這就是緣分。¹³

13 不同於朴東燮出身貧窮，嚴淑齡生長於小康家庭，對這段婚姻自有詮釋：「爸爸當公務員，生活穩定，我們不需要特別爲了錢擔心。雖然不是有錢人，至少有吃有住，比較沒有機會見苦。我認識朴東燮後發現，世界上有人活得這麼辛苦。每次朴東燮分享成長過程，其實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哭的，怎麼有人這麼可憐？我完全無法想像窮人的生活。當然，報紙也有報導很多可憐人，但都是陌生人，比較沒有感覺。朴東燮的坎坷人生令人不捨，對我來講也是很悲哀的經歷。我開始體會人生的苦，也開始認識一個生活背景不同的人。其實我從不認爲在談戀愛，反而覺得自己是跟一個阿公交往。朴東燮的故事，幾乎是爸爸、阿公那個時代的往事。我不是欣賞，而是抱著單純的憐憫之心！我從不相信愛情，對婚姻也沒有憧憬，如果沒有遇到朴東燮，應該比較適合走入修行的道路。那可能出於憐憫心，就覺得有沒有什麼可以幫忙的？後來在婚姻裡，我比較願意把自己擺後面一點。」

任職韓外交部

一年多後，我考上韓國外交部，回國受訓，不可能繼續在政大念書。第一個月領薪水，我買了一部中古車，馬上打電話給台灣的準岳母：「媽咪，你的女兒可以送過來了！」嚴媽媽說：「爲什麼？」我興奮地說：「我買了一部車了！」同時，由於南北韓對立，韓國外交部擔憂外國太太搞不好就是間諜，規定職員不能娶外國人，因此要先面談職員的婚姻狀況，調查配偶的家庭背景。嚴淑齡是台灣籍，根本就不需要查！外交部的職員約談後判定我不及格，除了在檔案上蓋章，口頭上也詢問一下：「選女朋友，就放棄外交部的工作；選外交部，就放棄女朋友。你要哪一個？」那很簡單，放棄外交部總可以了吧？

我毫不遲疑地走出會議室，幾分鐘後，外交部的人追了出來。「你幹嘛那麼急？」聽到這番話，我很納悶：「你不是說不及格嗎？」原來是外交部上級退件，想辦法要讓我進來。那位外交部職員也相當疑惑：「你爲什麼不放棄女朋友，再交一個多好！」我告訴那位職員：「因爲外交部的規定而放棄婚姻，台灣的女朋友怎麼想？還沒當公務員，讓她對韓國的印象不好就不及格了。乾脆我不要當公務員，就不會破壞韓國的形象。」那位職員想了一想，提出一個解套辦法：「這樣子啦！結婚後六個月內，你可不可以讓太太放棄台灣國籍、歸化韓國？」我想也不想：「可以啊！我要問她。」反正嚴淑齡愛我，我也愛她，兩個人在一起，國籍有什麼關係。我們討論後，嚴淑齡同意放棄台灣的國籍，我也順利進入韓國外交部工作。

1993年，我和嚴淑齡交往近五年，8月間先在台北登記結



1993年10月30日，朴東燮（前排右三）與嚴淑齡（前排左三）結婚，除了父母，乾爸媽札奇斯欽夫婦（後排）也特地出席觀禮。（朴東燮提供）



朴東燮（左四）與嚴淑齡（左三）帶著女兒朴保璘、朴修民，與乾爸札奇斯欽（右四）一家聚餐。（朴東燮提供）

婚，10月30日在漢城舉辦結婚典禮，隔年由韓國外交部派駐台灣。駐台北韓國代表部在台北市基隆路世貿大樓內，我在六樓駐外單位上班，嚴淑齡則在領事科辦事，我們在萬芳社區租房子生活。過了一年半，我又再調回韓國，那時仁川機場剛蓋好，金泳三總統派我協助監督保安方面的工作。回到韓國，嚴淑齡以為韓國的公務人員都像她爸爸一樣準時下班。我常常開玩笑：「岳父當公務員，六點就下班了，最慢最慢六點二十分到家。」我們單位不可能，根本沒有個人時間。嚴淑齡一個人在家，語言不通，常常問我能不能早一點回來？我都很敷衍地回答：「好，好，早一點回來。」

韓國外交部設有安全制度，所屬職員十二點前沒有到家，家裡人要主動聯繫提報。我越來越晚回家，嚴淑齡不得不妥協：「今天可不可以晚上十二點前回來？」越晚越等不到人，有一天嚴淑齡終於下達命令了：「你離開家裡，給我活著回來！」外人羨慕外交部的工作，爸爸、媽媽以我為榮，但是太太在家等我，完全就是地獄。仁川到漢城約一個半小時車程，我天天因公應酬喝酒，開車回家，還能活著，真是奇蹟啊！晚上可能不是我開車，而是佛菩薩抓著我回家。有時候我停車稍微休息一下，眼睛一張開，天亮了。有時候遇到警察攔檢，只要拿出外交部的識別證，警察全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幫忙開車護送我回來。所以，嚴淑齡不是不高興，簡直就是氣得要命！

直到1997年間，這個情況才有所改變。金泳三總統的兒子金賢哲因收賄接受調查，韓國政府整理出一份親近人士的名單，朴東燮的名字也出現了。雖然從高中開始，我都跟他們在一起，但其實我跟那件事沒有什麼關係。電視或報紙上提到金賢哲跟

我，連我在外交部的服務單位也曝光了，那就不太方便留任。嚴淑齡趁機說：「就是到了你要離開的時候了。」很快地，金賢哲入獄，其他相關人士也依法接受調查。離職時，爸爸、媽媽、朋友都說我是神經病！離開外交部後，我買斷一家旅行社，結果碰到金融風暴，經營得很辛苦，剛好有朋友想接下旅行社，我就順利脫手了。

擔任經濟顧問

賣掉旅行社後，我讓嚴淑齡先帶兩個孩子回到台灣，並透過幾位中國朋友，到中國大連、牡丹江找工作機會。有一天在大連，一個朋友喝完酒問我：「小朴，你有沒有空？」我有的是時間啊！「那一起去青島找一個哥兒們。」酒還沒醒，我就跟去青島拜訪市政府某一個單位的主任，待了兩天。不到一個月，我又到大連，朋友跟我說：「你幫忙一下，送東西去青島給主任。」第二次到青島，我帶著禮物，那主任卻調到深圳了。我向青島市政府的新科主任說明原委，他和大連的朋友也是熟識，感情好得像結拜兄弟。既然是好朋友介紹來的，新科主任便招待我住飯店。兩人一見如故，都喝醉了，從那一天起變成結拜兄弟。

第二天，主任叫我再待一天：「飯店不用擔心，市政府後面有一家五星級飯店，安排那邊。」那天晚上，兩個人又喝醉了。第三天我要回去時，主任說：「我們是結拜兄弟了，拜託你一件事，我出錢請你幫忙帶高麗人蔘過來。」我問帶人蔘幹嘛？這才知道，主任的媽媽年紀大了沒力氣，躺在床上起不來。因為高麗

人蔘有補中益氣的療效，主任想要買生蔘給媽媽吃。但是帶生蔘通關很麻煩，主任說：「你不用擔心，只要打電話告訴我，我都處理。」

如果有山蔘就更好了。我想起一個結拜兄弟的弟弟住在延邊，常去長白山採買野生山蔘，賣到韓國來。我立刻打電話給蔘行老闆，得知有個中醫師討價還價，本來都講好了，交貨時還要殺價，買賣談不攏，留下一根山蔘。這位老闆成全主任的孝心，答應免費送來山蔘。但我接著要回韓國、去美國，機票都訂好了，怕時間來不及，匆匆忙忙請老闆從延邊帶過來，約好在大連碰面。到了大連，我因為要趕回韓國，只好再請老闆把山蔘送到青島，親自教那位主任煮法。

兩個禮拜後回到韓國，某天主任忽然打電話來催我趕快去青島，我疑惑著，這是怎麼回事啊？見面後，主任開心不已：「小朴，你救了我媽媽的命！我媽媽起來了！我媽媽起來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主任的媽媽甚至還會洗衣服！主任激動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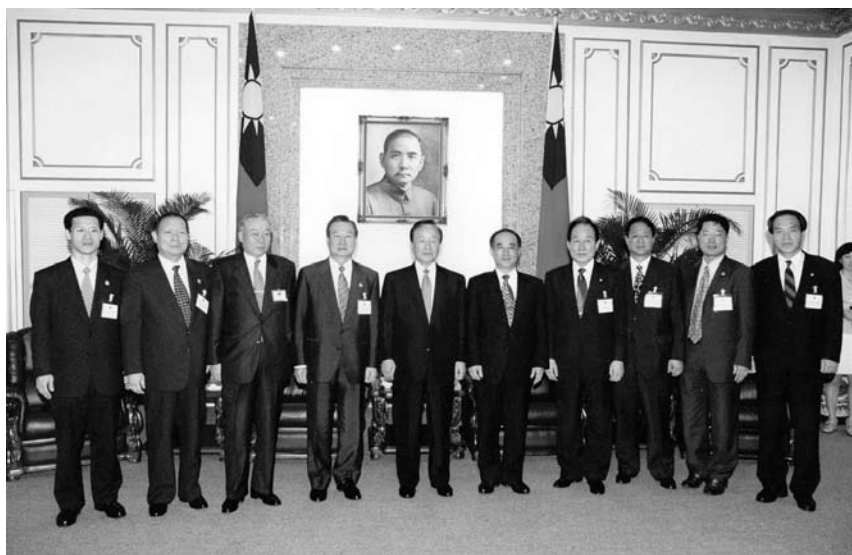
朴東燮受邀擔任山東省青島市政府經濟顧問，舉家搬到青島生活。
(朴東燮提供)

「我不曉得怎麼報恩啊！想了很久，你沒有什麼特別事幹嗎？」我直爽地說：「是啊！沒事幹啊！」主任說道：「那我給你一頂『帽子』。」我又疑惑了：「你給我帽子做什麼？」主任接口：「不是啦！用那頂『帽子』生活，沒有什麼問題。」我問主任：「什麼帽子這麼厲害！？」主任解釋：「山東省青島市有很多韓國企業，需要市政府居中溝通，沒有適合的人選。你有外交部的工作經驗，當市政府經濟顧問，可以幫忙管理這些韓國企業。」雖然我不懂青島市韓國企業的貿易狀況，但這位主任願意傾囊相授。

萬萬沒料到，這頂「帽子」那麼大，經濟顧問相當於領導的地位，不是隨便給的，必須經過市政府、省政府一層層批下來。韓國人裡頭，青島市政府經濟顧問只有一位，就是威東航運，是部長級的，再來就是我，又最年輕，地位根本不能比。韓國各大報紙、電視台大幅報導青島市政府聘我擔任經濟顧問，韓國外交部很關心這件事，我交代前因後果後，全家搬到青島，嚴淑齡也拿到專家證，在青島科技大學教日文、韓文。2000年起，我在青島待了整整四年。市政府派人去韓國招商引資，撥經費托我在韓國處理行政業務、協助舉辦說明會。我和嚴淑齡生活上沒有什麼問題了。

成立「台塑韓國」

2001年間，隨著韓國、台灣的經貿關係越來越密切，斷航對物流不便，對韓國政府或企業不利。韓國政府希望台灣開放航線，而台灣政府想在國際上有一個名分，陳水扁總統透過管道表



2001 年間，韓國前總統金泳三率團來台考察，其間前往中華民國立法院交流，由朴東燮（右二）翻譯。（朴東燮提供）

示，若是韓國高層人士願意來台灣商談，可考慮復航。韓國政府開始尋找適合的人選，前總統金泳三呼聲很高，但金泳三與中國江澤民主席關係很好，這要求恐怕不太適合。之後台灣代表與金泳三前總統討論，建議他以民間人士的身分來台灣談復航。

事情曝光後，中國駐韓大使過來勸金泳三前總統：「請你不要去台灣，以免破壞中韓關係。」遇到壓迫、威脅，金泳三前總統反應比較激烈，無法接受中國駐韓大使的說法。金泳三前總統詢問我的意見，我認為為了國家利益，現任總統不適合，但卸任總統代表協商，有什麼關係？而且中國政府計較的部分還可以忍受，金泳三前總統拍板定案：「對國家有利，為什麼不做？」受

金泳三前總統之邀，我也隨行擔任中文翻譯。

韓國金泳三前總統能夠來成，台灣陳水扁總統也很意外。這代表台、韓對復航促進經濟發展都有共識。既然要來台灣，金泳三前總統希望也能和台灣企業家交換意見，約見包含台塑集團王永慶等工商界人士。台塑集團有很多原料賣到韓國，各方面我都研究、報告了。王永慶董事長是一個傳奇人物，接受金泳三前總統邀請，私下在圓山飯店會談。金泳三前總統希望恢復台、韓經貿關係，當面力邀王永慶董事長來韓國參訪。王永慶董事長縱橫商場多年，我留學台灣時景仰已久，但都沒有機會見到本人，這次陪同金泳三前總統來台，有緣結識王永慶董事長，從此以後，



2001年9月20至23日間，台灣台塑集團董事長王永慶（左五）於韓國與韓國前總統金泳三（右四）交換意見，並參訪各大企業。（朴東燮提供）



2001年9月21日，台灣台塑集團董事長王永慶（左二）和太太李寶珠（左一）、女婿楊定一（右二）、女兒王瑞華（右一）與韓國政要、企業家餐敘。（朴東燮提供）

成爲兩人的溝通窗口。台塑與我的因緣持續至今，難道也是命中安排的嗎？

金泳三前總統回到韓國，第一步思考以誰的名義邀請王永慶董事長，討論後由慶尙南道（「道」相當於省級行政區）道知事出面。我們問過，台塑集團對韓國的汽車製造業、石化工業與船運業最有興趣，因此我們也接洽大宇汽車等大企業。2001年，王永慶董事長預定於9月20至23日訪韓，與金泳三前總統、韓國企業家晤談，不巧遇到納莉颱風登陸台灣，那幾天都下大雨，造成台塑大樓一樓淹水，內部傳言王董事長可能不來了。我們辛苦準備了好幾個月，真的很難過。

沒想到，幾個小時後電話又來了，王永慶董事長決定訪韓。

幾天內，我們很快地安排交流活動，由韓國 Samsung、SK 集團等大企業的董事長作陪，這些企業的第二代則負責接待台塑王瑞華、王瑞瑜等人。另外，南韓全國經濟人聯合會¹⁴（Federation of Korean Industries，簡稱 FKI）相當於台灣的三三會¹⁵，與台塑多次來往，會長也有出席，相談甚歡。王永慶董事長也讓我當聯絡窗口。

台、韓企業家交流期間，韓國工商界大老看到王瑞華、王瑞瑜如此尊敬父親，非常敬佩王永慶董事長的家教，紛紛表示：「我們把孩子送到台塑學習，請您多多指導一下。」王永慶董事長笑說：「大家都很好啊！」韓國企業中，有位會長卻毫不諱言：「表面上啦！請您好好地修理修理！」結果，韓國企業第二代有六個人過來台塑參訪，當面向王永慶董事長請教企業間的合作與競爭。其間有人向王永慶董事長炫耀韓國企業第二代之間關係多麼好，合作投資項目、壟斷市場賺幾百億，希望王董事長的子女們也加入。

14 全國經濟人聯合會成立於 1961 年，主要由南韓三星、SK 等各大企業組成，是南韓最大的工業聯合會組織。該會協助會員加強與國際企業或經濟組織聯繫、研究交流經營管理方法、展開公益活動，並代替會員向南韓政府提出政策方面的建議和意見。引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93%E5%9C%8B%E7%B6%93%E6%BF%9F>，檢索日期：2018 年 5 月 8 日。

15 三三會為簡稱，全名為「中華民國三三企業交流會」，1999 年 7 月於台北成立，首任理事長辜振甫，現任理事長江丙坤。三三會並以栽培年輕企業家為任務，另設「三三會青年企業家委員會」。1999 年，台灣面臨經濟轉型、升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江丙坤邀請工商業界大老籌備成立政府與企業的溝通平台。有關該會宗旨、章程，可參閱該會網站 <http://www.sansanfe.org.tw/>，檢索日期：2018 年 5 月 8 日。



2001年11月間，韓國SK集團等企業要員參訪台塑集團，向台塑董事長王永慶（前排左三）請益，由朴東燮（前排右二）擔任翻譯。
（朴東燮提供）

王永慶董事長聽了，臉色越來越暗，拔下眼鏡：「合作？你們談好了，我了解。但合作要有合作的心態，必須先與台塑認真競爭，不是有錢人之間的勾結而已。要是沒有競爭的心態，你們不用來了。」王董事長本來要請吃飯，會議後宣布不來！韓國企業第二代從來沒有受過這種恥辱，不管到哪個國家，都被當作座上賓，在台灣卻被王永慶董事長修理得那麼慘。那些人議論紛紛，反省後認了不應該這麼說的！那天晚宴，王永慶董事長請女兒王瑞瑜、女婿楊定一博士來陪客人。

認識王永慶董事長後，我又有了一份工作。當我看到南亞塑膠生產的珠光紙，眼睛為之一亮，立即向王董事長提出一個想

法：「我可不可在韓國代理這項產品，推廣台塑？」王董事長很爽快地答應：「好啊！你試試看。」我向王永慶董事長報告，準備開一家叫「南亞韓國」的公司，進口南亞塑膠生產的珠光紙，但怎麼做呢？第一步先出書，介紹王永慶與台塑企業的故事。王永慶董事長問：「出什麼書？」我說：「把董事長出的好幾本書濃縮成一本，在韓國用珠光紙印刷出版。快的話，六個月，慢的話，一年內完成。」

王永慶董事長聽了很感興趣，請人拿來一系列、不同領域的十五本書放著。「那你怎麼做？」我說：「全部編成一本韓文版



朴東燮編譯《經營之神王永慶》一書。(書影 / 朴東燮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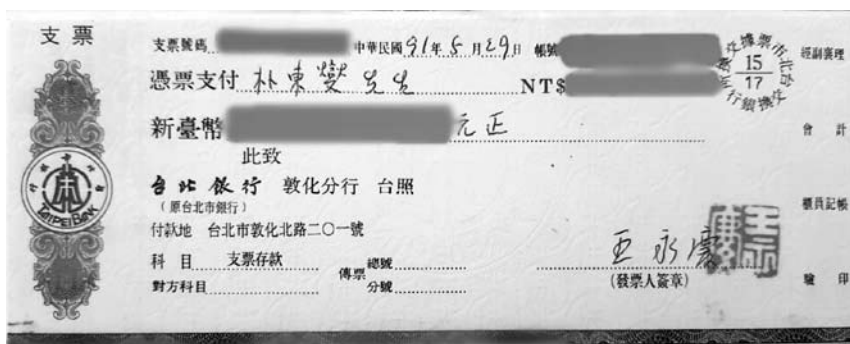
朴東燮、嚴淑齡將《經營之神王永慶》譯成中文，2004年1月由青島出版社出版《王永慶傳》。(書影 / 朴東燮提供)

的，書名是《經營之神王永慶》。可不可以？」王董事長答應讓我試試看。拿到關於王永慶董事長的著作後，一旁南亞塑膠珠光紙生產部門的協理嘆了口氣：「朴先生，你重寫一本比較快啦！十五本不同的書怎麼濃縮成一本啊？不可能啦！放棄吧！」雖然我沒有編過書，仍然願意放手一試。

我在韓國著手翻譯、編輯，花了八個月完成初稿，帶到臺灣給王永慶董事長過目。王董事長很驚訝，特地叫我上去台塑大樓十三樓的住處。我努力編譯的《經營之神王永慶》終於要出版了。王永慶董事長看完初稿，隨即開一張支票：「你成立一間公司。」我問登記營業的公司名稱：「南亞 Korea？」王永慶董事長一口承諾，直接授權使用台塑的名稱、logo。消息傳到台塑各部門高階主管耳裡，大家都傻眼了：「朴東燮是誰啊？」2002年5月29日，王永慶董事長開好支票，交代我下樓領錢。我拿了支票，心想不要兌領，留著當紀念就好，哪天王永慶董事長不在了，可能更有價值，所以我沒有換錢。

一個月後，《經營之神王永慶》送印，王永慶董事長特地請南亞公司派人支援，花七天用珠光紙印成樣書。來到台灣，我拿著樣書向王永慶董事長報告：「董事長，我們做到了！」王永慶董事長很開心，第一句話卻問我：「為什麼沒有換錢？」我不禁納悶：「董事長怎麼知道？」原來，這張支票沒有在期限內兌領，這筆錢就退回給王董事長了。王永慶董事長又說：「捨不得花啊？你這樣子不行，錢是要運用的，不會用錢，就沒有資格做生意。趕快去領！」

下樓時，我先用相機拍下這張支票，再去兌錢。銀行的承辦人嚇了一跳，手上拿的居然是王永慶董事長親簽的個人支票！從



朴東燮自薦編譯《經營之神王永慶》，採用台塑生產的防水珠光紙印刷成書，因此獲得台塑董事長王永慶首肯，親自開支票提供資金給朴東燮創業。(朴東燮提供)

來沒有人看過王永慶董事長的個人支票，看到的都是以台塑公司名義開的支票。承辦人再三確認：「真的是董事長開的票嗎？」我說是啊！承辦人和主管討論後，辦理兌領手續時又有問題：「對不起，這張支票沒辦法領。」結果是支票過期，因此無法兌現。我趕快打電話給秘書，等了約五分鐘，這才終於領到錢。

2002年6月間，世界盃足球賽在韓國、日本舉辦的同時，「台塑韓國」公司成立，第一年資金僅二十萬美金。我照常每個月來台報告珠光紙銷售情況，除了這項產品，慢慢也引進一些台塑集團生產的其他產品，像是PP（聚丙烯）、PS（聚苯乙烯）、HIPS（耐沖級改苯）、GPPS（通用級透苯）等原料，賣給韓國各大企業。「台塑韓國」生意越來越好，在韓國仁川工業園區裡開了一間塗布廠，塗布就是coating，在珠光紙上塗料塗膜，用珠光紙做相片紙，直接印出來就是照片。

「台塑韓國」的塗布工廠生產珠光紙，第一次印名片，就是

王永慶董事長的名片，他很高興地說：「你怎麼做得到？一個外交官出身的人，怎麼懂工廠的東西？」王永慶董事長把這張名片放在口袋裡，有客人來，就秀出來看：「這是撕不破的珠光紙。」同年 8 月，使用珠光紙印製的《經營之神王永慶》順利在韓國出版。後來，三星集團有位副董事長調任日本分公司執行長，讀到這本書非常感動，特地打電話給我，訂了五百本，列為幹部必讀書。

公司面臨破產

「台塑韓國」成立後，五年內累積資金多達二千萬美金，成長一百倍。天天有錢滾進口袋裡，我聞到「錢味」，慢慢地變壞了。我不搞外遇，只是想辦法賺錢，根本不把家人放在眼裡，又忙到沒時間了。生意越做越大，我賺了錢，向銀行借錢買不動產。那時候貸款利率高達 6%、7%，銀行很好賺利息啊！「台塑韓國」與韓國三星、台灣台塑集團做生意，銀行業務見錢眼開，藉機推銷：「朴老闆，有一個不動產很好，只要兩百五十萬美金，附近將來是商業區，要不要買？」我沒有那麼多現金，業務打包票說一毛錢也不用，全部向銀行貸款就好。銀行優惠很好，當天我也沒有跟嚴淑齡商量，看完房子就簽合同。過一陣子，業務又來推銷，這棟要價兩千五百萬美金，一個接一個簽約，我的財產越來越多，太太對我的信心也越來越薄了。

那時候嚴淑齡帶著兩個女兒住在青島，對公司的經營狀況完全不知情，直覺這肯定有問題，主動回到韓國幫忙管理公司和海

邊的民宿。¹⁶ 我已經請人打掃那些房子就好了，但是嚴淑齡常常早上一開完會，就開奔馳車到民宿清掃，我很不能理解。嚴淑齡說這是唯一平衡身心的方法，但我們的婚姻狀況卻越來越不好，後來她要離開了，只要求一件事：「所有財產都給你，你愛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但是爲了孩子，你要在台灣買一棟房子讓我們住。」我這麼努力地工作，不都是爲了你們母女，竟然放棄我走了啊？我完全不能理解。但嚴淑齡下定決心了，所以我只好民生東路台塑大樓旁買了一間房子。

2008年6月15日，嚴淑齡帶著兩個女兒回到台灣定居，我一個人留在韓國，繼續應酬、賺錢，不到兩、三個月就發生了Lehman Brothers¹⁷的事情。剛開始感覺沒那麼嚴重，塑膠原料進

16 朴東燮受訪時，嚴淑齡在旁回憶：「朴東燮是超級營業員，談生意一定成功。如果在辦公室寫文件，對他來講很困難。公司沒有可以信任的管理者，似乎有些問題。2004年之後，朴東燮事業越做越大，以前當公務員領薪水就好，現在做老闆，賺很多也花很多，更可怕的是，一有錢就又很盲目地轉做其它投資。這種經營模式是很危險的。……過年放假，我說：『你事業做那麼大，到底做了什麼？要不要給我看一下？』沒有想到，公司職員居然交不出年度報表。我懷疑管理有問題，用三、四天整理年度報表，從公司訂單、invoice（廠商發票）、通關手續到銀行結帳資料，整理好一份，請朴東燮把這些資料拿給職員看。」關於此事，朴東燮說：「結果，他（職員）當天辭職。」

17 美國房地產市場持續走高，借款人信用不好也能獲得貸款，金融機構把這些住房抵押貸款證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y）做成金融衍生品，打包分割出售。同時，評級機構不負責任地將這些債券評爲AAA級，而買家也以爲可以透過信用違約掉期等手段規避風險。2007年4月間，美國因此爆發次級房屋借貸危機，房價開始下跌，那些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失去價值，引發全球性金融危機。其中，雷曼兄弟控股公司（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於2008年9月破產，被視爲全球金融危機失控的標誌。引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1%E8%B>

口四十五天後，把貨款匯到台塑就可以了。但是當美金匯率往上衝，因為匯差的關係，公司進貨越多損失越大。¹⁸ 公司一直賠錢的情況下，銀行也怕了，想要把錢收回去，派人天天上門：「現在還款不夠了，你要趕快拿不動產抵押，要不然再借你錢。」短短一個月，天天有幾十萬、幾十萬美金蒸發，賺的不是那麼多，賠的卻更多。公司進口量那麼多，都簽合同的，不給不行，給也不行，終於二千八百萬美金的資產被銀行拍賣，房子全都沒了。這幾年，花那麼多心血經營公司，賺不少錢，現在卻因為美國雷曼兄弟受到影響，我緊張得要命。

這波金融風暴持續到年底，一點辦法都沒有，銀行要求抵押擔保物，我又拿沒有抵押過的不動產借錢。有些我買的不動產付了一半，有些一塊錢也沒付，都以銀行擔保的方式貸款。我跟銀行的人說，現在不動產價錢那麼高，還有擔保借錢的餘地，公司有錢才能夠進口原料。銀行決定借錢給我，但是我一塊錢也拿不到，賺的錢全拿去還了。美金升值，對韓元的匯率漲了一倍以上，如果公司向銀行貸款一百億韓元進口原料，相當於要以二百億韓元兌換美金，才能支付貨款。而原本價值二千八百萬美元的房子不停跌價，差距當然很大！原本以為，一、二個月內結束的話就沒問題了，最後連別墅、工廠、餐廳和公寓都抵押了。財產一下子全被銀行拿走了，我覺得失去的感覺很痛！

2%B8%E5%8D%B1%E6%A9%9F，檢索日期：20185年5月9日。

18 匯率是兩國貨幣折算同等價值的兌換比率。假設1美元的價值等於10韓元，進口商買進1美元的貨物，支付10韓元即可，當美元升值、韓元貶值，匯率為1美元兌換20韓元時，進口商須多付10韓元，以20韓元買進相同數量的貨物。



朴東燮於2002年6月創立「台塑韓國 (Formosa Korea)」公司，代理台灣台塑集團的塑膠原料產品，開業前整理倉庫，用來囤放貨物。
(朴東燮提供)



2008年9月間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台塑韓國」公司進貨，不堪匯差虧損，面臨倒閉危機，幾個月內，同一座倉庫囤積的不是美金，而是巨債。(朴東燮提供)

從小到大，那麼辛苦地撐過來，多年累積的財產，一下子就沒有了，太太、孩子不在身邊的情況下，我真的受不了。銀行怕「台塑韓國」倒閉，不斷借錢給我，以債償債，填補銀行的資金需要。其實銀行完全是敵人，我真的很想把那些人都殺掉。那時候公司設在仁川松島新開發區的一棟大樓內，後面是一塊寬闊的海埔新生地，現在都是公寓樓了。六樓辦公室外有個陽台，在室內可以欣賞夕陽。二家銀行業務約在我的辦公室協商，他們說假使公司股價沒有補回來，宣布倒閉，銀行將以刑事案件處理。我不曉得為什麼會變刑事案？我和銀行談不攏，想要死了算了，以為這樣就可以保住財產。現在回頭看，都已經了解清楚，都是自己的錯。

爲了盡量拿其他擔保物填補銀行損失，業務有很多威脅方式。我該給銀行擔保的都給了，那天晚上真的睡不著，那麼多錢的漏洞，從哪裡拿來補啊？大概睡了幾個小時，睡醒醒直到天亮，隔天都在恍神，中午用餐時嚼飯無味，那時候整天沒事幹，心裡決定：「我要走了。」反正公司快破產了，下午三點多便請職員先下班，早一點回家休息。我在辦公室坐著，待了好幾個小時，往陽台看，夕陽慢慢地下山，好漂亮、好漂亮，好像在叫我的感覺：「過來了！過來了！」反正要走了，寫遺書寫了幾句話：「親愛的淑齡、孩子……」至少要留一句話，又覺得寫了也不是，我走了，留不留遺書有什麼關係？直接跳樓就算了。

太陽下山了，我走到陽台，又再想到，不要給人家添麻煩，不能這樣死得不明不白。留下痕跡唯一的方法，就是脫下鞋子放著。我把一隻腳放上欄杆，突然間放口袋裡的手機響了。平常我不會把手機放口袋裡，那天不曉得爲什麼？（哽咽）如果當時沒

帶手機，我早就跳下去了。忽然間，電話進來，接通台灣的家，大女兒朴保璘打來，平常她很會撒嬌，那天第一句話竟是問我：「爸爸，你在做什麼？」一時之間，我不曉得怎麼回答？保璘接著第二句話：「你在哪裡？」我說辦公室。保璘吐出第三句話：「爸爸，你不是崔真實喔！」韓國女星崔真實在 2008 年 10 月間上吊自殺，引起韓國社會轟動，那陣子新聞報導很多。

聽到女兒這一番話，我沉默了幾分鐘。然後保璘說要去補習，把電話拿給媽媽。嚴淑齡回來台灣後，不願意跟我溝通，我們形式上是夫妻，實際上不是，常常一通電話就吵起來。那天平常那個時間她們不會打電話過來的，掛完電話，一瞬間我醒了過來：「我在做什麼？剛剛發生什麼事？」我穿好鞋子，再進來想：「真是傻瓜，我死了也不會解決問題，留下一大堆負債，怎麼死啊？」這下才清醒過來，在辦公室裡懺悔大哭。過去已經過去了，現在回頭想，那間辦公室早就也不是我的了。（笑）

那天晚上當然睡不著，隔天早上，我不斷回想前一天下午在辦公室要跳樓的那一幕，還好想通了，沒有自殺。我打電話給二家銀行的業務，請他們過來辦公室：「對不起，我沒辦法繼續撐下去了，我投降了，請貴行拍賣處理所有不動產，弄一些錢。」業務一聽，又有提議：「朴老闆，你等了那麼久，這樣子不行，我們再借你錢。」我心裡想，辦公室哪裡有刀子，很想殺掉！殺掉！為什麼不早一點講？生平真的頭一次那麼怨恨，很想把面前的二個人殺掉，殺得像紙被撕碎的感覺。萬一昨天不是女兒那通電話，我早就跳樓了。

我說昨天差一點沒命，銀行業務爲了業績也低頭道歉。幾天後，銀行答應借出幾十萬美金，簽好文件讓公司繼續運作，讓我

有能力還款，其實是急著收錢回來。我拿房子抵押擔保，銀行也不是馬上送審、拍賣，盡量拖延，等到我沒有辦法付利息，一句話都沒有，直接拍賣。「台塑韓國」嚴重虧損，沒有辦法進口原料，我手上還有一些錢，暫時用另一家公司 FPG Korea¹⁹ 的名義斷斷續續少量進貨、供貨，繼續做生意。

研發新滅火器

那一陣子，剛好台灣東森電視台採訪韓國的新型產品，介紹一家生產新式滅火器的公司，找我當翻譯。一般滅火器是圓形鋼瓶，那家公司生產的滅火器扁扁的，像壁畫一樣掛在牆上，韓國電視台也有節目播過了。發明人和我交換名片，隔天跑來拜訪：「名片上印的是『台塑韓國』，生意往來對象有台灣石化業第一大公司。台塑會需要用到滅火器。」發明人說投資二十萬美金左右，未來銷售新型滅火器沒有問題。我對滅火器完全外行，又負債累累，怎麼投資？發明人希望我問問台塑。我打電話給台塑一位朋友的祕書，他說：「千萬不要碰。這種滅火器不是一般人用的，要經過國家認證。」

三天後，我聯絡上這位發明人，他以爲談成了，很開心地過來找我。一見面，我就說：「對不起，台塑沒有興趣，我也沒有能力投資。」發明人哭著說：「你沒有幫忙，我們也很困難。」這

19 FPG 為台灣台塑集團 Formosa Plastic Group 英文縮寫，朴東燮以此登記成立公司。

什麼道理啊！？但又想一想，自己不也是差一點爲了錢尋短嗎？萬一新型滅火器真的像他說的那麼好，可以救一個人的命，很值得啊！這麼一想，慢慢地，心也改變了，最後決定投資二十萬美金。雖然公司財務有問題，但還沒拍賣房產之前，這筆錢不是很大的數目。簽約前我要求測試看看，發明人說這是有專利的東西，簽了合同才能測試。我相信了，付二十萬美金，取得這家滅火器公司全部的股份、專利，再撥百分之二十的股份給發明人，讓他留下來負責生產新型滅火器。

測試新型滅火器時，快把大家嚇死了，內部氣壓不穩定，砰地一聲，像顆炸彈爆炸，爲什麼會這樣？電視上明明看到，一壓下新型滅火器的把手噴發，就能滅火。發明人這才說實話，氣壓不穩才是沒通過政府合格認證的真正原因。爲什麼前幾天不講呢？發明人說：「老實講的話，你會投資嗎？」我笨蛋呢？還是他聰明？錢給了，股份全都買下來了，又是一筆爛帳，怎麼辦？



朴東燮與發明家合作改良滅火器，2011、2012年間在韓國陸續取得多項專利。(朴東燮提供)



FPG Korea 公司於 2011 年間參加商展，展售可立可掛的壁掛式滅火器。(朴東燮提供)

只能靠自己克服。從那天起，我下定決心，要好好地研究滅火器。(笑)現在笑得出來，當時和職員一起討論解決方法，真的很辛苦，好不容易想出用水管、軟管的塑膠材質包裝，那位發明人一副不以為然：「神經病！滅火器怎麼用水管做！？」

我們買了材料，在工業園區一家工廠製作、測試新型滅火器，職員試用時，突然間滅火器砰一聲，飛出去打破窗戶！測試失敗，那位發明人又潑冷水：「你看，我就說不行！」我再仔細看一下滅火器的設計，試想只要滅火器不會飛出去，不就成功了嗎？我們不斷改良、測試，終於做出世界上第一個扁平式的軟管滅火器。但在法律上，這卻不能稱為滅火器，怎麼辦？「台塑韓國」投入資金，上線量產，錢才收得回來。還好我們以改良新式滅火器，陸續拿到韓國經濟部的十四項專利，總算取得政府消防單位的合格標章。「台塑韓國」快要倒閉之際，碰巧得知韓國南部的大邱有一場商展，馬上報名參展，成功賣出第一批新式滅火器。

初見證嚴法師

直到 2010 年，我經營生意徹徹底底地失敗，但很开心走了一段路。當時我也想把滅火器賣到中國大陸，希望在中國的朋友幫忙，但沒有做過的人不容易經手生意，大家都不太願意。10 月 25 日，我約了青島的一個朋友，順便到德州市拜訪皇明集團²⁰ 董事長黃鳴。那天早上，我和黃鳴一起用餐。聊天時，黃鳴說要去印度開會，討論發展太陽能的生意。我們來往滿久了，平常我不會多問，但那一天卻不停追問：「然後去哪裡？」黃鳴不耐煩地說：「去台灣啦！」我接著問：「去台灣幹嘛！？」黃鳴說，要去台灣拜訪一位師父，這是幾個月前約好的拜會。

黃鳴是世界五百大企業的董事長之一，要到台灣見某一個師父怎麼能不令人驚訝！當我聽到是見證嚴法師時，主動提出：「你應該要帶我去。」同時，我也想起三個月前來台北出差的經歷。有一天晚上，我與台灣教育部呂木琳次長約好在喜來登飯店用餐，怕尖峰時間塞車，提早三十分鐘到，還有一點時間逛一逛飯店內的書店，發現怎麼全部都是證嚴法師的書？我不曾看過那樣子的書店，隨口問了穿制服的店員：「這家書店怎麼搞的，為什麼只賣一個師父的書？」店員說：「這是慈濟的靜思書軒。」

慈濟沒有聽過，書軒沒有聽過，證嚴法師也沒有聽過！我

20 皇明集團成立於 1996 年，總部位於山東省德州市，主要販售太陽能熱水器、全玻璃真空管、太陽能照明系統、太陽能熱水系統、電熱水器、溫屏節能玻璃等系列產品。引自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A%87%E6%98%8E%E5%A4%AA%E9%98%B3%E8%83%BD%E9%9B%86%E5%9B%A2>，檢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0 日。

繼續問：「這位師父很有名喔？」她笑說有名。當下，我只是聊天開玩笑：「那去哪裡可以見到這位師父？」她說花蓮。我又問她：「每個人都見嗎？」我的問題很奇怪，她的回答也沒什麼誠意。她說聯絡看看：「都可以見啊！」我心裡想：「幹什麼！你一個小小的賣書姑娘。這位師父不是很有名嗎？怎麼聯絡看看！？」真是莫名其妙，令人不敢相信！「這樣好了，我留下電話號碼，聯絡上請打電話給我。」晚上九點多回到家裡，接到那女孩子的電話，她說聯絡上了，但我隔天早上要回韓國，有緣的話再聯繫。

10月25日早上，在中國山東省德州皇明集團的一樓餐廳，我又從黃鳴董事長口中聽到證嚴法師，更想來台灣一探究竟。「哥哥真的會去喔？那你帶我去。」因為是幾個月前透過中間人約好的會面，黃鳴婉拒了這個請求。我說：「那你把我的名字也給對方不就好了。」黃鳴似乎有點動搖。「試試看嘛！」拗不過我，黃鳴終於勉為其難地答應了，立刻打電話給秘書：「小朴也要去台灣拜訪證嚴法師，你問問看！」黃鳴掛了這通電話，我繼續說：「哥哥，既然要申請，我在台灣的太太也要一起。萬一真的不行，我一個人跟著，拿你的公事包，遠遠地看就好了。」黃鳴再打電話給秘書：「朴太太也要去。」

吃完早餐，黃鳴搭飛機去印度出差。而我在坐火車回青島的途中，接到秘書打來的電話。「朴老師，你的脖子、腰圍尺寸多少？」我不禁納悶，問這幹嘛！？秘書解釋：「拜訪師父前，要提供脖子和腰的尺寸。」我忍不住罵人：「神經病啊！什麼跟什麼！真的嗎？」秘書說，是真的！在電話中，我回答：「好啦！腰圍是三十六，脖子從來沒有量過。」秘書又問：「問題是，你

太太呢？」我告知嚴淑齡的電話號碼，請秘書直接聯繫。

10月26日回到韓國，隔天又接到秘書電話，秘書說我可以跟黃鳴一起去花蓮，我問那我太太呢？聽到太太後補，我馬上罵人：「神經病啊！不是要坐飛機？到底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就不可以，哪有什麼後補！」秘書似乎有點無奈：「他們這樣子說的。」我問秘書：「所以，我太太不能去的意思？」秘書說，目前是。10月28日到台灣後，我問嚴淑齡，她說也接到電話了。隔天，黃鳴從印度搭飛機過來台灣，我們搭車去接人，回來飯店後，秘書拿了幾套衣服過來，要我們全部換掉正式服裝。不是要拜訪師父嗎？換掉西裝是什麼道理啊？秘書說：「一定要穿這套衣服。」原來如此，難怪要問每個人脖子、腰圍的尺寸。

那位師父個性很怪，可能喜歡這樣的會面方式吧！黃鳴夫婦、我和嚴淑齡換好衣服後，秘書接著帶我們到台北火車站。我們什麼都不知道，嘻嘻哈哈到了火車站，一看傻眼了，一大群人穿著一式衣服擠在大廳，有五百多人。我問黃鳴：「哥哥，怎麼了，不是我們自己去喔？大家怎麼都穿一樣的衣服啊？」黃鳴也不清楚怎麼一回事。一大群人開始分組排隊，怎麼想也不對，我說：「哥哥，我們被騙了啦！這是一個奇怪的宗教團體。」我們四個人被安排到某一組。坐火車時，那麼多大人拍手唱歌，我覺得這完全是一個邪教！第一次到花蓮，是我和嚴淑齡談戀愛時到天祥旅遊，這一趟是第二次踏上往花蓮的路。

這一路上，我懷疑自己被騙了。到了寮房（住宿處）外面，一群人拍手唱〈歡迎歌〉，嚴淑齡有那麼一點感動：「欸，好像作夢了，以前好像有看過。」她沒辦法形容那是什麼樣的感覺。大家放好行李出來，在花蓮靜思堂集合，那天晚上在講經堂上課，



2010年10月29日，朴東燮不解為何拜訪證嚴法師，必須換下西裝，穿上淺綠色長袖上衣、白色長褲。他在台北車站大廳內見到好幾百人穿著一式衣服，以為慈濟是「奇怪的宗教團體」。(慈濟基金會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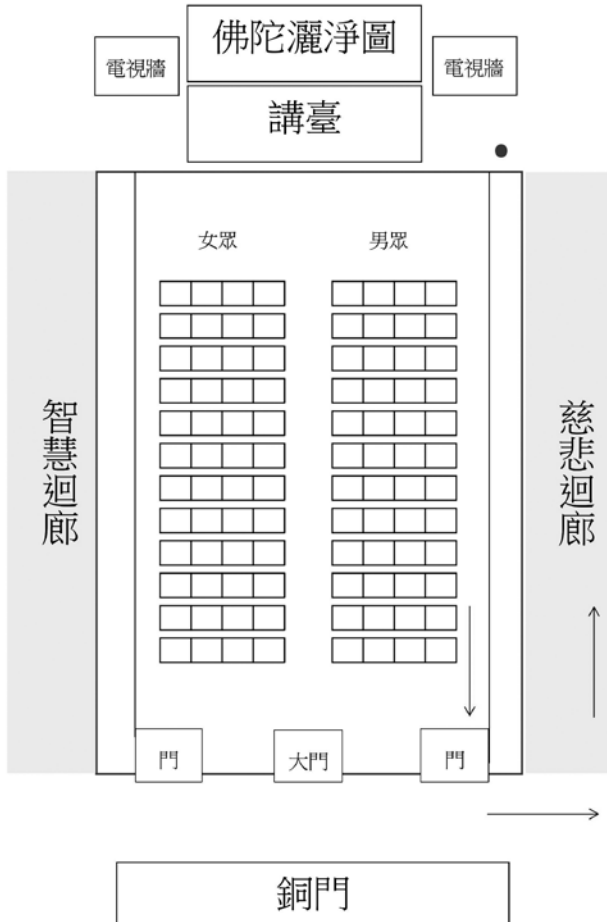
電視牆上只有某人說話。本來約好10月29日拜訪證嚴法師，但那天都沒見到人，我在靜思堂內問黃鳴，他也不知道。我說：「你看，被騙了啦！」黃鳴回說：「噓——先不要這樣講。」我以為是29日當天來回，那天晚上，上完課回去睡覺，怎麼想也不對，也出不去，只能留在花蓮。那二、三天，想到就問黃鳴：「什麼時候見到證嚴法師？」黃鳴只有一個回答：「不知道。」我們真的是被騙來的，明明約好了，還沒有拜訪到人，這不是被騙了嗎？

那幾天裡，很多人上臺講話，真是無聊！尤其是邱國氣師兄講環保、吃素和垃圾分類，播影片十分鐘左右，然後問大家：「願意試試吃素的人請舉手？」從小到大，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吃素，一年要吃幾次肉的機會倒是很難得，做生意後我也賺錢了，

想吃什麼就吃什麼！再說，應酬、喝酒怎麼「吃草」？吃素是不可能的事！我不願意，也沒有想過，當然就沒有舉手。左顧右盼，有幾個人舉手，大部分的人沒舉手。吃素的重要性聽完了，我有一點感動，但還是不想吃素。課程尾聲，國氣師兄又問大家：「想試試看吃素的人請舉手。」前後左右的人都舉手了，我沒有舉手，就不太方便了，只好也舉一半。邱國氣突然說：「全部的人都舉手了。」他這話一說，我舉一半也不行，手也高高舉起了。印象很深刻，那天課程結束，還是沒有見到證嚴法師。

隔天，隊輔問了幾個人的名字、居住地，大家輪流寫在一張紙上。那一組都是華人，只有我是韓國人，不太會寫中文，隊輔幫忙填了資料。第三天，有十六個人被司儀點名，第三個點到朴東燮。隊輔叫我趕快過去！我問幹嘛？上台分享。為什麼是我？他說：「上面的人敲定了你的名字，你要上台分享。」我第三個上台，要講什麼？不禁想到娶了台灣太太很多年，剛經歷事業失敗，未來怎麼過日子？我做不到分類垃圾，從來也不進廚房，連回到家裡，襪子脫了就丟，洗衣服都是太太的事。我很對不起太太，希望對太太好一點，我保證回到家裡，一定把脫下來的襪子放入洗衣機。我發的願，是可以做到的。

每個人上台時都說「敬愛的上人、常住師父」，其實我只是跟著別人說，完全沒聽過這位師父，為什麼名字這麼奇怪？從前寫信給太太時，我用過「敬愛的淑齡」，從沒聽過「敬愛的『上人常住』師父」，為什麼大家都這麼稱呼？雖然我覺得這稱號很奇怪，但也跟著這樣開場。我分享完，才剛回到位子坐下，慈濟基金會職工江淑怡就過來叫人了。「朴師兄！朴師兄！」我很疑惑，有什麼事？江淑怡說有什麼總督導找我。我說：「總督導是誰？



花蓮靜思堂一樓講經堂示意圖。講經堂有九百七十五個座位，女眾坐左側，男眾坐右側，慈濟基金會經常在這裡舉辦大型營隊。圖中灰點約略是證嚴法師的位置，面向講台，可看到講者。朴東燮坐在男眾區，視線被牆壁擋住，看不到證嚴法師。箭頭為朴東燮由人領去見證嚴法師的行進路線。(林厚成製圖)

我不認識。」江淑怡說：「沒有關係，趕快出來！」

我們從靜思堂內的講經堂後方大門出去，經過慈悲迴廊，繞到前方的側門外面。心臟忽然開始砰砰跳，身體有一些變化：「唉，我早上有沒有吃藥？」我吃了高血壓的藥啦！爲什麼心臟砰砰跳？全球志工總督導黃思賢一看到我，走上前來：「朴師兄！上人找你！」我很納悶：「上人是誰？認識我嗎？」黃思賢愣了一下，過一會兒才說：「證嚴法師。」我又問他：「證嚴法師在哪裡？」黃思賢說在講經堂裡面。我說不在，我剛剛從裡面出來的啊！黃思賢沒再多說，進去後沒多久，又出來叫我。我在外面坐著，站起來時，門一打開，走進去距離四、五公尺而已，竟然沒辦法控制，眼前像下雨一樣看不清楚。上人戴口罩在那邊坐著，感冒了還是怎麼樣？

跟著黃思賢走到上人面前，我居然自動地跪下！一個對佛教沒有任何概念的人，怎麼拜也不太了解，就好像有人抓著頭，讓我趴下去了。我一直哭、一直哭，上人慢慢地靠近，拿下口罩，只說了一句話：「我等你很久了，希望你當韓國的第一顆種子（第一位志工）。」那時候雖然不懂這句話的意思，我的回答到今天仍然記得很清楚：「我有資格嗎？」上人說：「有。我祝福你。」旁邊的人趕快扶我起來，拉著就走出來。突然之間結束了，我心想這到底怎麼回事？剛剛發生什麼事，爲什麼哭了？韓國男人大男人主義的，台灣男人也一樣，怎麼可以在外面隨便哭啊！

黃思賢說，他跟隨上人這麼久了，上人很少這樣說，可能是我跟上人緣分很深，他問我何時回去？我說明天。黃思賢又問我何時再來台灣？我說可能一、二個月後吧。黃思賢聽了，提出

一個想法：「你要把握機會，要不要皈依？上人說等你很久了，可能是很深刻的因緣。」我竟然說好！黃思賢正要進去向上人報告，我說：「等一下，既然要皈依了，我有一個太太。」每個重要時刻，我心裡都有太太。黃思賢反問：「有一個太太？她在哪裡？」我說在裡面。黃思賢又請江淑怡去講經堂，帶嚴淑齡出來。

進門前，黃思賢再和我約定一個默契，如果問能不能當上人的弟子，上人沒有明確地說好，那就只是祝福，不要再多問了。我和嚴淑齡見到上人，竟然不自覺地直掉眼淚，真的是哭到不行。上人坐在面前，我跪右邊，嚴淑齡在左邊。上人念完〈三皈依〉，說一句「祝福你」，然後很優雅地伸出手來。我以為上人要握手，上前握了左手，旁邊一位師姊輕輕用腳踢，示意放手。皈依頂禮後，我和嚴淑齡很歡喜，從側門走出來，有一種心頭上的石頭放下來的感覺。不曉得是什麼因緣，那天就只有我和嚴淑齡皈依，這就是第一次跟上人見面的情形。

離開營隊前，上人開示，開頭提到從韓國來的朴東燮居士，回憶二十多年前慈濟和韓國妙喜法師的因緣²¹，再講到北朝鮮賑災，一個小時開示，有一半以上的時間講韓國的慈濟志業。過程中，上人請我和嚴淑齡站起來，並對眾公布今天終於出現韓國「第一顆種子」了。大家都很驚訝，韓國沒有慈濟志工嗎？

21 1986年10月27日，韓國曹溪宗藥水寺與台灣靜思精舍締結姊妹寺，由住持妙喜法師與證嚴法師簽約。林碧珠、王慧萍等編，《慈濟年鑑（1966-1992）》（台北：慈濟文化出版社，1993年6月），頁68。

尋找妙喜法師

2010年10月31日上午，「第五十一期全球靜思生活營」在花蓮結束。中午在台北，我們跟黃思賢等幾位慈濟志工吃飯。那天晚上，由於皇明集團黃鳴董事長與台塑王瑞瑜談生意，約好在台塑總部十三樓用餐。雙方原本約10月29日晚上，但我們在花蓮營隊中出不來，延到31日晚上。那天晚上，台塑的人準備葷食待客，黃鳴一下子不知所措：「我昨天舉手了。」黃太太說也舉手了，嚴淑齡和我也有舉手！王瑞瑜聽得一頭霧水。我們告訴她，在靜思生活營課程中，講師有調查試試看吃素的人舉手，大家都有舉手，早上才離開營隊，考驗就來了，吃肉的話，那太不好意思了。所以，吃素好不好？王瑞瑜很好心，整桌菜全換掉，沒有美酒或大魚大肉，第一天吃素的考驗就通過了。

不曉得爲什麼，皈依後自然就吃素，沒有一次例外。公司樓下一樓右邊賣烤肉，左邊賣鴨肉，味道好香，皈依後經過那裡，聞起來好臭！爲什麼原本香噴噴的烤肉，一聞就想吐，連菸、酒的味道也讓我噁心。嚴淑齡也是，在台灣看看佛教電視台，吃素絕對不會超過三天。我們結婚那麼久了，吃飯無肉不歡。嚴淑齡要吃素，根本不可能。偶爾我回到台灣的家，第一件事就是買啤酒、鹹酥雞回來，打開袋子飄散香味，邊喝啤酒邊說好吃。嚴淑齡在旁邊，我也會故意拿一塊塞進她嘴裡，雖然她嘴巴上說不用，吃下肚子後，還是一塊接一塊。我不贊成也不願意吃素，但皈依上人後，我們莫名其妙地對魚肉反胃，完全吃不下。

隔天回韓國，途中在想，上人開示提到妙喜法師，怎麼樣才可以找到妙喜法師？由於語言不通，妙喜法師沒有辦法跟上人、

台灣慈濟基金會保持聯繫。我想趕快回去韓國調查看看，這是上人沒有特別講的事。我花三天，開車跑了二千多公里的路，調查妙喜法師待過哪些地方、2007年圓寂的原因，打算來台灣向上人報告。我找到蔚州郡彥陽面的一間寺廟，侍者師父見面就說：「我也等了好久。」上人說等我很久，侍者師父也這麼說，為什麼？侍者師父轉述，妙喜法師罹患腦腫瘍，圓寂前留下遺願：「如果有緣，有人會過來。我一直等，準備好要做其他事情。沒想到來不及了，下一輩子不會再等了。」終於我出現了，把妙喜法師的這句遺言轉達給上人。（哽咽）這可能是我的使命，爲了找到妙喜法師，來到上人面前，完成這項任務。

我認爲上人可能掛念著妙喜法師，第一個任務是尋找妙喜法師的足跡。從此以後，我變成一個慈濟人。五天後，我準備來台灣面見上人，報告妙喜法師的事，預定11月12至18日待在台灣。搭機那一天，在韓國仁川國際機場，原定十點起飛的班機誤點，改到下午二點起飛，航空公司發給餐券，可以隨便挑選一家餐廳吃飯。中午，我到餐廳用餐，遇到一群韓國比丘、比丘尼，差不多二、三十個人。

我點了蔬菜拌飯，特別請店員不要加肉醬，吃飯時合掌感恩，引起斜對面老和尚的注意。老和尚不停看我，飯後請一位年輕侍者過來打招呼：「居士貴姓？」我報上姓名。侍者說：「朴居士，這位師父在韓國很有名，你要不要皈依？」我說已經皈依台灣的證嚴法師了。侍者勸我，台灣有一個師父，韓國有一個師父，多好！老和尚搖一搖頭，接著問我法號。我想一想，皈依需要法號嗎？隨口回答：「已經出生了，還沒有登記戶口。」侍者寫下寺廟的名稱，邀請我下次有機會來看看這位老和尚。

在靜思精舍的會客室裡，我向上人報告妙喜法師的事情，也談到韓國仁川機場的那位老和尚。上人突然笑了：「你已經有了。堅定。『濟堅』還有『慈定』。」有什麼？我聽不懂上人的意思。旁邊有人寫下「濟堅」、「慈定」，叫我們趕快跪。「慈濟」、「堅定」交叉，就是我和嚴淑齡的法號。我跪下頂禮，正式拿到法號。這是偶然，還是必然？我又發現，皈依證上的出生年月日怎麼寫錯了？爲什麼這麼重要的日期也寫錯了？我問精舍師父，原來是西曆換算佛曆，2010年10月31日是2553年9月24日。我的生日是1964年9月24日，西曆生日與佛曆皈依日期居然同一天，很開心這也是個好因緣。

我和嚴淑齡進來慈濟，就只有守戒吃素而已。上人沒有特別交代好好在韓國做慈濟，只是要我顧好事業，有可能多少聽說過公司面臨破產的事。如今公司財務狀況好轉，生意慢慢做起來，正在恢復當中，慈濟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上人要的是什麼，我們也有看到、體會到，慢慢地真正有慈濟人的樣子。我曾經跟黃思賢聊過生意失敗，黃思賢卻解釋了「第一顆種子」的意義、重要性。

我說事業失敗，沒有辦法發揮功能，可能沒有資格當「第一顆種子」，那要給一個名稱的話，有總裁、會長或理事長，還有很多好聽的頭銜，何必給我「第一顆種子」呢？我自認爲沒有資格，生活惡習那麼多，經營事業失敗，一大堆負債，怎麼做慈濟？我希望慈濟找一個比較像樣、有能力的人，我把韓國紅十字會前會長引薦給慈濟，讓這些名人當「第一顆種子」就好了。但黃思賢卻說，重要的不是地位，而是有緣，上人需要我。

上人曾經說過，須彌山下的一隻螞蟻力量很小，但若是螞蟻

雄兵，也可以越過須彌山，千萬不要小看每一隻螞蟻，不要有分別心，那麼多人聚在一起，不管有沒有錢、有沒有權力，對的事情就要去做。所有慈濟人記住這句話，我們不是追名、追錢，只是一個慈濟人的心態，該做的事情好好做，每顆種子發芽才能夠改變泥土的土質。重要的是播一顆種子，不要腐爛掉，不然怎麼發芽？第一、第二、第三顆種子，重要的不是順序，每一顆種子都很重要，發芽出來才能擴大力量。上人一直帶領慈濟人往這個方向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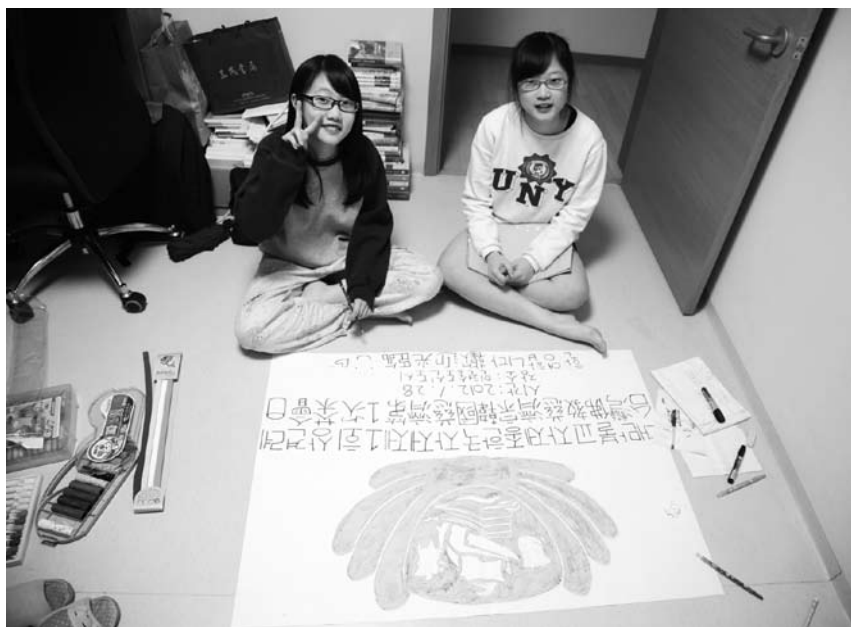
推動教育志業

佛教在韓國有一千七百多年的歷史²²，但韓國人排外心態很重，不太容易出現新型佛教。比如高雄佛光山，差不多二十年前在韓國設立寺廟，多年來力量仍然很小。韓國佛教徒就是打坐、求福，從來沒有改變，韓國法師接受供養，供養多了求福容易，而慈濟志工求福是付出無所求，靜思精舍的師父不接受供養，概念完全不同，我們要把上人的法帶到韓國就很困難。

有一些韓國法師也好，信徒也好，參觀靜思精舍，看了很感

22 西元 372 年，中國北方的前秦苻堅派遣沙門順道與使節前往高句麗國，贈送佛像、經卷，為佛教傳入朝鮮半島之始。有關韓國佛教發展概況，可參閱釋聖嚴編譯的〈韓國佛教史略〉一文，刊登於 1980 年 10 月出版的《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82 期，頁 311-352。聖嚴法師此文奠基於日本的佛教史專家忽滑谷快天《朝鮮禪教史》一書，亦簡介韓國重要禪師知納、一然等人的生平、求法經歷與法脈源流。

動、很發心，留下名片給師兄姊或宗教處的職工，或是要了我們的電話。有的人回到韓國主動聯繫我們，有的是台灣的師兄師姊轉交名片給我們，一個個打電話。奇怪的是，這些韓國人一點也不像有發心。有些人來要慈濟的組織表，感覺只想利用另一個宗教團體擴大組織、推廣自己的理念，而不是學習當志工。有些師父藉著慈濟吸收信徒、接受供養，甚至有人用慈濟的名義開養老院，宣稱跟慈濟醫院有關係，這不是騙人了嗎？當初這些人主動聯絡，我們很高興地從首爾開車到釜山，發現又被騙了，類似的事情不斷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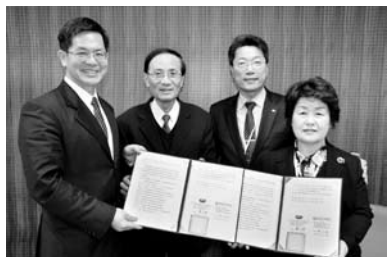


朴東燮、嚴淑齡在韓國推動慈濟志業，剛開始辦茶會，沒有慈濟功德會會旗，請二個女兒朴保璘、朴修民動手畫慈濟功德會會徽。(朴東燮攝影)

剛開始辦茶會，我們連慈濟功德會會旗都沒有，只好讓女兒朴保璘、朴修民在紙上畫慈濟功德會會徽代替。募款也有很多障礙，比如功德款收據，在台灣可向國稅局報稅，但在韓國，慈濟志工不多，不可能成立分會，沒有分會就沒辦法開收據，那對韓國會員來講，跟其他詐騙集團有什麼不同？我們把錢拿來台灣花蓮本會，另外開收據，雖然有人相信慈濟，但也有人說在韓國無法報稅也沒有用。

偶爾請會員過來，也有人問：「你們師父在哪裡？寺廟在哪裡？」從這些人的眼光看，沒有寺廟、佛像，怎麼相信？怎麼求佛、拜佛？這些問題很難克服。就算我們想做慈善工作，也常常被問是哪個單位？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韓國沒有慈濟分會，那不就什麼都不能做了，沒有任何進展！所以我們推動志業，只能針對一些個案提供援助，比如台灣人旅韓期間發生急難意外，有些人會聯絡台灣的親人，透過慈濟基金會，轉介給我們協助翻譯、接洽政府機關或醫院等單位。

當初我們也積極地找韓國朋友，但韓國人聽不懂中文，那上人的法多感動也沒用，除了翻譯以外，沒有其他辦法。我們考量到，要有更多韓國人加入慈濟志工、相信佛法，除非懂中文，否則很難推展，乾脆透過慈濟的教育體系。韓國學費比台灣貴兩倍，有些孩子在韓國考不上大學或考得不理想，進慈濟的學校體系念書，不但學費便宜，也能學會中文，大學四年裡，還可以受到慈濟志工的關懷，多接觸慈濟後，搞不好這些人回到韓國，可能就是韓國的「第一顆種子」。我們用這種方式招募志工，是不是比較好一點？我們把希望放在韓國的孩子身上，至少這些孩子在慈濟的學校學中文，否則，沒有機會接觸慈濟，怎麼了解？



透過韓國慈濟志工朴東燮（右二）翻譯，花蓮慈濟技術學院校長羅文瑞（左一）於2014年1月16日與韓國海成女子高等學校校長咸仁淑（右一）代表簽訂姊妹校。（廖婉如攝影）



因應韓國國情不同，朴東燮（中）推動慈濟志業，選擇從教育著手，積極促進與韓國學校交流。2014年1月16日，慈濟大學校長王本榮（左）與韓國海成女子高等學校校長咸仁淑（右）代表簽訂姊妹校。（李家萱攝影）



花蓮慈大附中校長李克難（左）於2013年10月16日與韓國金浦外國語高等學校副校長奉寅根（右）代表簽訂姊妹校。（陳惠萍攝影）



花蓮慈大附中校長李克難（左）於2014年1月16日與韓國海成女子高等學校校長咸仁淑（中）代表簽訂姊妹校。（陳惠萍攝影）

但是和韓國學校交流，必須要有一個名分，因此我們在2013年11月12日，在首爾透過成立韓國中華教育交流中心²³，幫助韓國學生來台留學。起初不抱任何希望接洽，可是一間間韓國學校都很願意來台交流，我們也協助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慈濟中學與韓校簽訂姊妹校，增加出國互訪的機會。同時，慢慢地接觸韓國電視台，讓慈濟兩個字在韓國媒體曝光，就有可能讓更多人了解慈濟志業。這是目前馬上可以做到的事情。

第一個從誰開始？正好我妹妹的兒子白鎮圭考上大學，但不很理想，畢業後也沒有什麼出路的樣子，我建議他到台灣慈濟大學念書，未來可能很有希望，他也答應了。第二，韓國有很多明星高中，我們邀請慈濟大學王本榮校長過來簽訂姊妹校，到各校辦招生說明會。2014年，我們總算招募到兩位韓國學生，送到慈濟大學華語中心學中文。一位是我的姪子白鎮圭，另一位是鄭柱鎬，但卻在剛到慈大時發生意外。

2014年8月14日，我們接到一通台灣打來的電話：「鄭柱鎬昏迷中，情況很危險，可能是最後一刻，趕快請他的爸爸、媽媽來見一面。」怎麼會出事呢？原來是鄭柱鎬騎腳踏車摔倒撞傷頭部，緊急被送到花蓮慈濟醫院。噩耗傳來，我心想：「怎麼辦？他是獨子。」主治醫師開刀，必須請家長簽手術同意書，我問醫師可不可以用電話錄音？醫師說可以。我們負責聯絡鄭柱鎬的爸爸、媽媽，同意醫師在8月15日凌晨開刀。當天韓國光復節放假，我們和鄭爸爸、鄭媽媽搭早班飛機來臺，下午到花蓮

23 有關韓國中華教育交流中心的相關訊息，可上該中心韓文網站搜尋。網址：<http://www.kceic.org/?ckattempt=3>。

慈院。鄭柱鎬剛動完腦部手術，院方沒有開放探病。醫師說明病情，鄭柱鎬要先在加護病房觀察，兩、三個禮拜後才會醒來，就算好了，也是半身不遂，可能有記憶力衰退或語言功能的障礙。

鄭爸爸、鄭媽媽心情沉重，我們也很難過。既然不能探視孩子，隔天早上就臨時帶鄭爸爸、鄭媽媽進精舍見上人。上人也知道，慈大有個韓國來的孩子出事了。上人向鄭媽媽說：「孩子沒事啦！好好照顧自己，祝福你。」孩子明明就有事，我在旁邊聽了心想：「上人，昨天醫生說還要觀察兩、三個禮拜……」但上人語氣篤定，我也只好照實翻譯：「上人說孩子沒事，你先好好照顧身體，不要太難過，我們等看看。」

8月16日下午，我們再去醫院，圍著病床上的鄭柱鎬轉達上人的祝福：「今天早上帶你爸爸、媽媽去看上人，上人說你沒事。你一定要沒事喔！如果你聽得到，眼睛張開一下，多好！」話剛講完，鄭柱鎬居然張開眼睛了！真的沒事！大家都嚇到了。醫生也說怎麼可能！？9月14日慈大開學，離鄭柱鎬發生意外，還有差不多一個月。醫師建議，先幫鄭柱鎬辦休學休養一陣子，但我請醫師再評估一下復原狀況。

一個月內，鄭柱鎬由醫師放回頭骨後出院，回到學校上課，變得很會念書。我常常跟鄭柱鎬開玩笑：「你本來很笨，在韓國考不上大學，來台灣留學，撞到頭腦變好、變聰明了。」還有另一句玩笑話：「你要當護理師，先練習當病人。」鄭柱鎬康復後，沒有任何後遺症，還會感謝曾經幫助他的人。當初，鄭柱鎬從不參加慈濟活動。這幾年有新生留學慈大，鄭柱鎬都在花蓮靜思堂導覽，介紹慈濟多好多好。鄭柱鎬改變很大，連我們都嚇了一跳。

假設那天鄭柱鎬沒有醒來，或者醒來後半身不遂、無法正常生活，我們怎麼繼續招生？今年（2018年）鄭柱鎬從慈大護理學系畢業，我的姪子白鎮圭在GQ（Gentlemen's Quarterly，以男性讀者為對象的時尚雜誌）實習，同時考上慈大傳播學系碩士班。第一批韓國留學生畢業，陸續又有四十個學生來了。韓國學生來到慈濟的學校讀書，一個跟一個，有好多顆種子！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我們非常有信心，更放心地在韓國招生。韓國中華教育交流中心媒介的韓國同學已有四十多人，有人在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或慈濟高中就讀，有些送到長庚大學，也有人沒辦法適應回去韓國。

挖掘媒體清流

我們幫慈大招收韓國學生，培養的傳播人才愈多，報真導正的力量就愈大。對媒體人來講，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2014年2月間，住基隆的孟秉燊、蔡綺臻夫妻到韓國旅遊。孟太太懷有七個月身孕，不慎跌倒送醫早產，透過我們協助翻譯募捐，韓國女星李英愛捐了三百萬元台幣，加上慈濟的一百萬，支付共近四百萬的醫療費。早產兒可莉慢慢恢復健康，孟氏夫婦帶著女嬰回到台灣，竟被媒體質疑過去生活豪奢，根本濫用社會大眾的捐款。

孟姓夫妻很委屈、很無奈，當初我們也討論過要不要回應？最後決定忍耐，不再公開回應。媒體影響力真的很大，記者找到一個有趣的題材，並不會考慮當事人的感受，而且牽涉到韓國知名演員李英愛，更容易炒作。既然媒體影響力那麼重要，我們招



2015年韓國首爾電視節於9月10日開幕，大愛電視台電視劇《頂坡角上的家》獲評審團特別獎。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廣電媒體總監湯健明（右一）和韓國中華教育交流中心執行長朴東燮（左二）、嚴淑齡（左一）伉儷連袂出席，與台灣藝人林依晨（右二）合影。（慈濟基金會提供）

生時就以慈大傳播學系為主，每年選送四個學生培養專才，學生畢業後到大愛台或回韓國工作，才能報導上人的理念。

以前在韓國外交部工作，有段時間我負責媒體方面的交流，認識不少媒體人士。加入慈濟不久，我聽說大愛台每年8、9月會參加首爾國際電視節（Seoul International Drama Awards）的活動。大愛台每年從《大愛劇場》中選出好故事，報名首爾電視節的競賽，經常入圍獎項。不過湯健明總監有個疑問，明明有入圍，為什麼沒有收到邀請函？湯總監希望我打聽看看，探聽下才知道，原來入圍媒體沒有得獎的話，主辦單位就不會發邀請函。

有一年湯總監又率團參加，主辦單位連一句話都沒提到，站在慈濟人的立場，我覺得至少要出面推薦一下大愛台：「台灣大

愛台的湯總監來了，請介紹給其他媒體人。」主辦單位同意了，大愛台第一次在韓國媒體前曝光。雖然沒有得獎，我們積極協助大愛台，讓《大愛劇場》的導演、演員坐貴賓席，有機會與韓國各家媒體交流。湯總監希望大愛台跟韓國媒體維持緊密的關係，我代為向國營 EBS (Educational Broadcasting System, 韓國教育電視台) 的朋友打聽，EBS 沒有跟台灣媒體交流的經驗，乾脆邀請 EBS 派人來台參訪大愛台、慈大。EBS 的人回國後向社長申容燮報告，先研議簽訂姊妹台，再就業務方面頻繁往來。

2014 年 11 月 23 日，慈大與 EBS 簽署產學合作協議，大愛台接著在 25 日簽訂姐妹台。慈大傳播學系學生利用寒暑假到 EBS 實習，互動中又有意想不到的收穫，韓國媒體界的人對慈大也很有興趣。我的姪子白鎮圭是第一批到 EBS 實習的慈大學生，中文說得相當流利，EBS 的部長以為他在慈大念很多年，其實白鎮圭才來台灣沒幾個月。原本不會講中文的孩子學到口語流暢，慈大肯定很好，EBS 的部長特地問我，希望送兒子來念書。另一位朝鮮日報的記者聽說後，也想把侄女送來，甚至韓國最大的民間電視台 MBC (Munhwa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文化廣播公司) 的部長也來詢問。

韓國社會大眾對慈濟十分陌生，我們認為如果要推廣慈濟志業，最好從語文學習方面著手，選送韓國學生到台灣慈濟大學念書，只要四年畢業，就是一個比在韓國更快速地播下種子的方法。慈大傳播系有很多韓國學生，家長都是韓國媒體界的重量級人物。我們辦茶會，聯絡這些家長，大家都很願意抽空過來。我們不是利用韓國學生拿到利益關係，這些孩子在慈大的確過得很好，家長也很感動，天天跟我說感恩。我們推動教育志業，是不



2016年7月4日，花蓮慈大附中小學部師生參訪韓國EBS教育電視台。(陳忠華攝影)

是做慈濟招募志工？有了推動教育志業的經驗，加上親身經歷台灣媒體亂象，我們更加堅決相信，一定要培養傳播媒體方面的人才，所以慈大傳播學系的韓國學生最多。

招收韓國學生到底有什麼效果？第一年只有兩個韓國學生而已，一年年增加到四十多個人，學生在慈濟的學校裡被照顧得很好。家長除了感謝志工外，對慈濟的態度也改變了。今年2月3日在韓國仁川市華美達（Ramada）飯店，我們舉辦歲末祝福感恩會，邀請學生和父母出席，很多人加入慈濟會員。只要台灣慈濟志工好好照顧留學的兒子、女兒，這些爸爸、媽媽感恩的心就不會改變。以前沒有韓國學生來慈大念書，有的人看朋友的面子，

偶爾參與慈濟活動，來一次就不來了，折合二、三百塊台幣的功德款也不願意繳。現在呢？這次歲末祝福，捐一千塊、三千塊的人不少。2月6日晚上，台灣花蓮發生大地震²⁴，韓國慈濟會員主動打電話來表示心意，捐兩、三千塊幫助災民。這就是發芽，教育是一條可以走得通的路。3月3日，我們帶七位韓國學生進精舍，向上人頂禮，順便代繳功德款。沒有慈濟的教育體系，根本做不到！

韓國慈濟志工投入教育志業已有成果。我和嚴淑齡常說：「我們做不到沒有關係，還有兩個女兒。」女兒朴保璘、朴修民



2018年3月3日，朴東燮（中）、嚴淑齡（右）於花蓮靜思堂接受筆者林厚成（左）訪問。（朴東燮提供）

24 2018年2月6日晚間23時50分，花蓮縣政府北偏東方發生芮氏規模6.4地震，深度僅十公里，造成花蓮市區統帥飯店、雲門翠堤大樓、白金雙星大樓、吾居吾宿大樓倒塌或傾斜，十七人罹難，二百九十一人受傷。參閱《慈濟》月刊616期，2018年3月，頁30。

不喝酒不吃葷，跟著一起走在慈濟的路上。只要我們的女兒、在慈濟念書的韓國學生當中，有幾個人變成慈濟種子，推動慈濟志業，肯定有希望！我們不會放棄！我記得上人曾經跟某位老師說過：「沒有教不會的學生，只有不會教的老師。」有些韓國學生成績不是那麼好，在老師、慈誠爸爸、懿德媽媽的關懷陪伴下，也會受到感動，變成慈濟的種子。

我很感謝上人創辦慈濟教育志業，韓國中華教育交流中心除了招生，網站上也放了《人間菩提》，向韓國人推廣上人晨語、靜思語，點開連結來看，每天可以學中文，目前網站瀏覽人數約四百三十三萬人次。我們規定韓國學生看《人間菩提》，一天至少兩次以上，聽不聽得懂沒有關係，練習寫中、英文，在台灣慈大、慈科大求學，就能更容易地靠近慈濟。

有些韓國學生剛來台灣，連「你好嗎」都不會講，過了一年或幾年，二年級以上的人用中文溝通都沒問題了，這已經是很大的成就了。但還是有人批評，馬來西亞、印尼的留學生都有出席慈大或華語中心的活動，為什麼韓國學生沒有？我不曉得怎麼一回事，深入了解後，原來是那些學生都由當地的慈濟分會提供獎學金，條件之一是參加慈濟活動。我問學校有沒有給韓國學生獎學金，對方竟然說不是韓國志工給的嗎？韓國學生沒有人拿獎學金，都是自費到慈大、慈濟科大或慈濟高中念書。而且我們也要求韓國學生與家長簽下切結書，學生遵守吃素、穿制服的校規，依約在校內不翹課、不抽煙喝酒、不吸毒暴力，違規被退學了，自行負責。像去年（2017年）慈大慈青社辦活動，韓國學生自願參與，多讓人感動！

韓國學生最大的問題是語言障礙，聽不懂老師講課。有些老

師要求我招募懂中文、英文的學生，我聽了以後，氣話衝口而出：「台灣有那麼多大學，哪個外國學生想來花蓮？」我們還沒招生前，學校有沒有收過韓國學生？沒有嘛！台灣少子化嚴重，只要是外籍學生，申請念台北的大學就可以了，何必來慈大？每年慈大花很多錢出國招生，有些老師不會考慮這麼多，仍照要求台灣學生的標準評分。因為幾個老師的固執，造成韓國學生低分被當，什麼時候可以畢業？回國怎麼就業？老師把慈濟的種子捏死了，我們做那麼多幹什麼呢！

雖然我請老師降低一點標準，讓韓國學生安心讀完四年，學好中文，有個美好回憶，但學生成績不好也不行。嚴淑齡懂中文、英文、日文和韓文，又在韓國外交部教過中文，請她留在台灣關照韓國學生再好不過。我跟慈大校長王本榮、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溝通，校方同意聘請嚴淑齡當語言老師，協助韓國學生。果然，嚴淑齡過來教書，同時照顧韓國學生，如今慈大、慈科大都分別成立慈濟韓國學生會了。

我可以理解老師認真教學的心態，但學校裡不是每個師生都是慈濟人，認同上人的目標、理念，至少對外籍生的標準降低一點，畢竟外國人中文能力差，在台灣待久了，就聽得懂了。我剛來台灣留學，連一句話都不會說，過了那麼多年，溝通也沒問題，這就是台灣教育的美麗呀！我相信，這些韓國來的孩子將來都會像我一樣中文流利。種子沒發芽前就死了的話，就沒有機會了。若是問我對未來有什麼期許，那就是希望學校老師能夠多多幫忙外國來的孩子。

以前在政大民族研究所念書時，我不會寫中文，唐屹所長怎麼給分數？有一年我拿到八十七分，為什麼成績那麼好？老師調

整教學方法，挑一篇三、五頁的好文章，讓我寫十次、二十次當做考試，甚至背起來、唸出來。我多感激老師，可以驕傲地以身為政大學生為榮。在韓國人眼裡，台灣最好的學校是文化大學，很多名人擁有文化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當初韓國很多大學成立中文系時，國內台大、政大的博士很少，應徵老師的人幾乎都有文大的博士學位，百分之五十以上是文大校友，韓國人才會覺得文大最好。

所以，大學老師對國內學生嚴格一點比較好啦！對外國學生的話，採取策略性教學，學生畢業變成校友，回國後也不會忘記母校，是不是？我們不只送韓國學生來慈濟教育體系的學校念書，連工作機會也要考量。去年 12 月間，韓國中華教育交流中心與台灣教育部華語能力測驗委員會簽約，今年起在韓國承辦華語能力測驗。我們計劃未來擴大成全國性的規模，在韓國各地設立辦事處，積極為曾在慈濟的學校求學的孩子安排工作，以後也才能在韓國成立校友會。慈大王本榮、慈濟科大羅文瑞、慈大附中李玲惠²⁵等幾位校長能夠理解，願意配合韓國志工推動慈濟志業，我希望各校老師也多多體諒外國學生的處境。

25 李玲惠從事教職多年，1995 年加入慈濟教師聯誼會，曾任新北市平溪國中、新店高中等校校長，2017 年 7 月 31 日退休，8 月 1 日接任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第六任校長。參閱慈大附中 2017 年 8 月 14 日發布的新聞稿。http://www.tchsh.lhc.edu.tw/active/u_active_v2.asp?id=%7BE69AA6EC-4B0E-4C1B-AFB6-503052DC3A18%7D&act_id=288，檢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8 日。